

吳氏評本昭昧詹言

培新敬署

土岐文庫

文庫17

W58

4

10

15

20

25

30

35

5-4

文庫 17
W58
4



昭昧詹言卷十二

王李高岑 補遺

桐城方東樹



王李高岑別有天授自成一家如如來下又有文殊普賢
維摩也又如太史公外別有莊屈賈生長卿也
東川纏綿情韻自然深至然往往有痕所謂無意為文而
意已至闊遠而絕無弩拔之迹右丞其至矣乎高岑奇峭
自是有氣骨非低平庸淺所及然學之者亦須韻句深長
而闊遠不露乃佳不然恐不免短急無餘韻仍是俗手耳
王摩詰夷門歌 亥為屠肆二句與古文浮聲切響一法



010185185422

非但慷慨以下轉出波瀾議論

隴頭吟 起勢翩然關西句轉收渾脫沈轉有遠勢有厚

氣此短篇之極則

老將行 衛青句陪李廣句轉昔時二句奇姿遠韻賀蘭

句轉

桃源行 月明松下二句浮聲切響

同崔傅答賢弟 姑蘇客或作桂苑客桂苑在姑蘇臺

故人張諲工詩善易卜丹青草隸以詩見贈聊試酬之

前八句分敘四事各有警句故園二句總束詠歎末二句

結到自己作收古人無不成章之作學詩先宜知之

此首佳處未能批出

送崔五太守 轉韻 黃花縣西以下敘一路所經由之

地學其對仗警拔

王龍標篋篋引 商調抗墜自有奇氣

李東川放歌行 濫作詞林兩京客以上扶風縣興來逸

氣句形容五言不確收南郡陽

欲之新鄉 願為新鄉令在衛州汲郡此篇濫吾屬句接

有痕

送康洽入京 長安句此接好無輞川之韻 李東川詩

十三首刪古從軍行緩歌行欲之新鄉送康洽入京四首

別梁鋁 起颯爽作色論兵句此等句最為費力收二句

篇端稍長氣勢未足

似是噴薄然適足見其痕迹以氣不能浮舉之也此言有誰知耶

送從弟游江淮兼謁鄱陽劉太守 似右丞泊舟句換

送陳章甫 何等警拔便似嘉州達夫起二句奇景湧出

東門沽酒句換氣

愛敬寺古藤歌 相陵突三字弱三字見荀子非相篇空

庭二句快人

送劉昱 天地閒別有此一情韻

聽董大彈胡笳 胡人句接不舒漢使句費力四郊句湊

收有遠致生氣

并不見弱但
不宜連轉韻
耳

高遠夫古大梁行 起二句仇爽魏王二句衍憶昨四句
推開全盛句折入暮天句入己以下重複感歎自有淺深
而氣益厚韻益長反覆吟詠久之自見

燕歌行 漢家四句起擬金句接山川句換大漠句換鐵

衣句轉收指李牧以諷

別韋參軍 收四句入別

崔司勳孟門行 唐汝詢曰此為譏諛而作題曰孟門言

人心險於水也

岑嘉州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奇峭起颯爽忽如六句

奇才奇氣奇情逸發令人心神一快須日誦一過心摹而

力追之瀚海句換氣起下歸客

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奇才奇氣風發泉湧

平沙句奇句

李太白

太白飛仙不可妄學易使流於狂狷熟濫放失規矩乃歸咎於太白太白不受也須善學之此選皆取其繩尺井然者俾令後學知太白實未嘗不有法度漁洋老眼苦心鑒裁美善如此

太白層次插韻此最迷人真太史公文法玩鳥棲曲可悟讀太白者先詳其訓詁次曉其典故次尋其命意脈絡及

詩家各有體裁目以飛仙亦屬道語

歸宿處而其妙全在文法高妙大約古人不可及只是文法高妙令人迷離莫測如世之俗士亦非無學不能用典亦非無筆不能使才只是胸襟卑用意淺故氣骨輕浮若不遜志學古人苦心孤詣印古人不傳之心又不解文法所以不通韓子云不登其堂不躋其闕又曰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不可不知此義

太白當希其發想超曠落筆天縱章法承接變化無端不可以尋常胸臆摸測如列子御風而行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威鳳九苞祥麟獨角日五彩月重華瑤臺絳闕有非尋常地上凡民所能夢想及者至其詞貌則萬不容襲蹈

以上全長空
論無補實處

此等何待解
說

襲則凡兒矣

大約太白詩與莊子文同妙意接詞不接發想無端如天
上白雲卷舒滅現無有定形

蜀道難 朝避猛虎四句同屈子招魂 收句主意

梁父吟 此是大詩意脈明白而段落迷離莫辨 二句
冒起朝歌八句為一段大人二句總太公高陽八句為一
段狂客二句總酈生我欲句入已以下奇橫用騷意帝旁
句指羣邪也三時二句言喜怒莫測閭闔句歸宿如屈子
意承上一束以額句奇氣橫肆承上一束白日二句轉猥
猥句斷言性如此耳騶虞句再束上頓住手接句續力排

此首寫緒至
為難尋所分
亦恐未當

吾以為此首
無甚異處惟
登高四句寫
景尚壯闊耳

二句解上手接二句吳楚二句解上智者二句此上十九
句為一大段梁甫吟以下為一段自慰作收

烏棲曲 太白層次插韻此最迷人真太史公文法矣

戰城南 結二語虛議作收陳琳鮑照不逮其恣

醉後贈從甥 三句伏專諸四句伏換酒江東以下言必

須飲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緣起廬山以下正賦早服數句

應起處而提筆另起是以不平章法一線乃為通非亂雜

無章不通之比

灞陵行送別 敘起上有二句奇橫酣恣天風海濤黃河

亦壯語耳何
故難知此首
奇構悉肆全
在起結數語
亦未批出

柳花不能香
以壓酒而香
此正寫酒非
寫吳姬

何至於此

天上來我向句倒點題柄更橫古道句入送

於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起二句發興無端長風

二句落入如此落法非尋常所知抽刀二句仍應起意為

章法人生二句言所以愁

金陵酒肆留別 起二句寫吳姬三四敘請君二句議收

夜泊黃山 起句敘二句寫三四順平我宿句接續敘聽

之句襯朝來句又提佳在下半筆力截翦收二句倒繞加

倍法六一有之兩半章法同江上吟前層正敘敘畢乃在

推論此與七律同千年以來不解此矣此詩律最深處

金陵歌送范宣 起四句寫颯爽四十數句敘冠蓋數句

頓挫淋漓此地四句結題送別

梁園吟 起四句敘平臺二句入題情正點一篇提局卻

憶句轉放開展用筆頓折渾轉平頭二句酣恣肆放玉盤

四句鋪昔人數句詠歎以足之情文相生情景相融所謂

興會才情忽然湧出花來者也空餘句頓挫沈吟句轉正

意 太白亦自沈痛如此其言神仙語乃其高情所寄實

實有見小兒子強欲學之便有令人嘔吐之意讀太白者

辨之 因見梁園有阮公信陵梁王諸迹今皆不見足為

憑弔感慨他人萬手同知如此用意而不解如此作法此

卻從自己遊歷多愁說入又自解不必如此所謂借他人

亦偶憶阮詩
非展筆平頭
二語詭詭奇
特非肆放也
昔人八句感
弔蒼茫以見
懷抱共分兩
事非自空餘
句始頓沈吟
句承上非轉
正也
植翁論詩殊
屬皮毛之見
此皆胸中感
觸隨事生波
並非預設此
意乃成此詩
也所解殊謬

觀其收語意
態至為宏遠
植翁全未察
及此數語得之
然此等亦最
膚淺之議論
詩止問佳不
佳耳段落非
所忌也令人
從此悟轉換
章法又與前
不可妄學不
容蹈襲詞貌
等語矛盾
此只是起得
野爽氣玉云
云亦失之
此皆隨手起
興之詞耳若

酒杯澆自己壘塊死活仙凡全在如此尋常俗士但知
正行故實以為詠古炫博或敘後入議論炫才識而不知
此凡筆也此卻以自己為經偶觸此地之事借作指點慨
歎以發洩我之懷抱全不專為此地考古跡發議論起見
所謂以題為賓為緯於是實者全虛憑空御風飛行絕跡
超超乎仙界矣脫離一切凡夫心胸識見矣杜公詠懷古
迹便是如此解此可通之近體一也詩最忌段落太分
明讀此可得首節轉換及章法大規
襄陽歌 興起筆如天半游龍斷非學力所能到然讀之
使人氣王笑殺句借山公自興遙看二句又借興換筆換

云為此始飲
酒滯極

通首言飲酒
何為草蛇灰
線

氣此江句起棧千金駿馬謂以妾換得馬也咸陽二句言
所以飲酒者正見此耳君不見二句以上許多都為此故
玉山句束題正意藏脈如草蛇灰線此與上所謂筆墨化
為烟雲世俗作死詩者千年不悟只借作指點供吾驅駕
發洩之料耳

西岳雲臺歌 中有不死句入題 杜玄都擅孔巢父

鳴皇歌 起以已發興麒麟句提筆逆入人青松句再提

筆逆入地我家句接出敘

勞勞亭歌 昔聞以下發興收句歸宿

扶風豪士歌 此為祿山之亂而作以張良自比以黃石

通首為末二句作勢

比士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起二句敘三四寫五六議七八換筆收

答王十二 魚目句入已楚地句以上學讒言句以上世情與君句合

夢遊天姥吟留別 陪起令人迷我欲以下正敘夢愈唱愈高愈出愈奇失向句收住世閒二句入作意因夢遊推開見世事皆成虛幻也不如此則作詩之旨無歸宿留別意只末後一點韓記夢之本

于闐採花 漁洋未選 託寄深遠蓋傷不逢時賢否易位也

借補亦支家常法何迷之有 我欲句入夢乃是奇語非正敘自忽魂悸句轉宜批明世閒句亦順口陪說並非正情此詩體蓋入

騷賦

韓亦未嘗不能橫空起倒特氣脈較杜為小耳 杜公雄奇偉大變動神鬼不可端倪處全未批出但屬確鑿無當由其才力不能指點深透也 此皆橫空特起非復常法宜批明將行軍苦況先行寫足以下再入敘事則通

杜公

杜公自有縱橫變化精神震蕩之致以韓公較之但覺韓一句跟一句甚平而不能橫空起倒也韓黃皆學杜今熟觀之韓與黃似皆著力矣杜公亦做句只是氣盛噴薄得出學詩者先從此辨之乃有進步

玄都壇歌 起四句敘屋前四句寫知君四句議

兵車行 起段夾敘夾寫一起噴薄道傍句接敘絕不費力而但覺橫絕而不平漢家段憑空生來韓所不能黃希曰古所謂山東即今河北晉地今所謂山東古之齊地青齊也閻若璩曰此謂華山之東不指泰山之東亦不指太

首逆振有勢
矣漢家二句
束上下縱有
二句再開此
云漢家段云
云亦謀也
信知四句跌
宕以極沈痛
之致五言甲
三別三吏多
如此

通首多取材
於顏藉曰馬
賦以此見大
家亦必有所
本也

行之東秦時河山以東強國六皆山東也縱有二句閒以
陰調長者二句又閒陰調且如四句縱橫信知四句又縱
橫收段精神振蕩 結與起對看悲慘之極見目中之行
人皆異日之鬼隊也此詩之意務令上之人知好戰之害
與民情之愁苦如此而居高者每不知所以不得已於作
也 此篇真史漢大文論著奏疏合詩書六經相表裏不
可以尋常目之 謂明皇用兵吐蕃民苦行役而作也
高都護驄馬行 直敘起三四夾敘夾議頓住卻皆是虛
敘第四伏結功成四句實敘其老閒而以猛氣句再伏結
腕促四句寫長安二句起稜青絲二句入今別一意作收

年多以下句
句頓句句咽
乃大家筆意
凡手所無也

妙能雙收人馬 為君老三字下得悽惻如此大材肯為
君老乎乃竟為君老矣轉筆言還當用之於邊塞戰場之
上又歎何由而得見用也蓋借馬以為喻
天育驃騎歌 起二句故意曲入以避平敘突起奇縱此
詩寫老馬分明為老将寫照是何六句先寫伊昔八句始
實敘而當時四句提筆跌宕以補敘為稜汁即借此逆入
年多二句轉入議如今二句入議歎今之不過以結驃騎
之遇知不獨為馬歎也 以真為畫以畫為真忽從真說
到畫忽從畫說到真真馬畫馬交互言之令人迷離莫辨
此亦是襯起曲入以避直敘平敘是何以下接寫伊昔

後半聲情俱
盛不止此四
句也
春光數句自
是另起酒盡
二句頓挫以
蓄機勢收乃
暢足言之
此首平敘而
灑灑之意自

以下敘題又將真馬一襯作勢拍題感歎以真馬與人作

收

醉時歌 豪宕絕倫音節甚妙 起敘廣文耳每句用一

襯為曲筆避直也是法杜陵一段接入自己段落分明無

深奇清夜四句驚天動地此老胸襟筆性慣如此他人不

敢望也 以寫為議異乎平直

醉歌行 起句襯次句虛出驊騮二句比只今句實點汝

身以下承上入自家又開摹景物漸入離思情致委婉入

妙結出別 麗人行 起二句敘態濃八句先寫就中二句倒點作章

見

後半橫闊蒼
茫杜公木色

植翁專在草
法上分深淺
奇正此貫積
而還珠也
半破以下變
勢變氣蒼茫
灑灑淋漓不
測收急轉迴
勁而神氣愈

法收句亦是倒點 此詩極言姿態服飾之美飲食音樂
賓從之盛微指椒房直言丞相大意本君子偕老之詩而
諷刺意較顯

樂遊園歌 起以敘夾寫卻憶句入議有敘有寫前半陽

調後半陰調平平無甚奇陽調陰調相閒用惟杜公能之

漢陂行 此只用起二句敘點以下夾敘夾寫此等章法

歐公慣用無甚深奇但其色古澤濃鬱棧汁鉅響非歐公

所有韓公亦時時學此 起句好奇二字乃一篇之章法

天地一段初至之詞主人以下再開船游賞卻難其寫處

有鬼神風雨恍惚萬狀船舷句棧此時句加棧咫尺句情

景雙融以下樂極哀來作收有自解意 以哀樂二字總
東全篇章法奇詭莫此為甚

沙苑行 無妙

驄馬行 逆跌筆勢 起點題敘三句一曲與丹青引同
法四句敘有逆跌五句寫朝來四句夾敘卿家句點敘他
人必接在晝洗二句下晝洗句又接寫他人必接在香羅
帕下此與孔明柏君臣二句同吾聞以下入議開一篇作
勢拍題此馬句逆跌時俗以下夾敘夾議詠歎頓挫此是
議中起稜處近聞以下推開作收此篇章法迷奇與劉少
府山水障同

不可隨口常
作此等語

此等亦各大
家所常有

此誤契丹二
句乃承上段
作收不能遙
起此段
此首佳處全
在後半意思
之沈痛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畫 章法作用奇怪神妙此為
第一韓蘇以下無之起突寫二句妙下始接敘畫已奇矣
畫師以下接敘人作兩層跌入得非玄圃數句又接寫畫
乃遙接烟霧句下也卻隔兩段耳邊句隨手於議寫中起
稜反思四句稜汁野亭六句又接寫畫乃遙接聞猿句下
也卻隔一段不見二句又於寫中起稜劉侯一段補敘乃
接楊契丹句下也每接不測奇幻無倫若耶四句另一意
作結乃是興也遠情闊韻

哀江頭 起二句點題以下用開合筆夾寫哀字此正格
也憶昔句開明眸句合

此亦何嘗無章法要植翁斤斤此等古人未必有成心耳此則泥矣

雖意會易究然此等乃文字精神處正宜多關發以導初學不宜忽略

哀王孫 起興也比也起棧似古謠以下亦是正敘不敢

句接出此與上哀江頭篇不用章法但詞色古澤氣魄大

筆仗雄自非他人所能及 竊聞句乃接上斯須句下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起敘端復開筵是點題起句

妙先起棧安得三句插入百壺以下敘飲入薛華亦是點

題氣酣以下總收起棧神氣俱變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淒涼沈鬱令人不忍卒

讀然意俱明甚易究也按公三年客秦州十月往同谷寓不盈月入蜀

第五首起言亂世景象

第六首起託寄木葉黃落冬日愁慘之狀故望其回春姿

陽長陰消所感者大

石犀行 起點敘蜀人四句開夾敘夾議終藉四句合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起段敘唇焦句用古歸來句總束

一筆安得數句宕開起棧

觀打魚歌 前段打魚後段食魚每段有汁棧託想雄闊

遠大潛龍句汁漿既飽句接上起下功名富貴何獨不然

又觀打魚 前段以敘為寫東津句點題逆入也日莫以

下議起棧乃見歸宿 前首為老饕戒耳此更說到干戈

兵革洪鐘無遺響信然

杜鵑行 用鮑照 意古

高下二句寫也非敘止言雲墨便住卻言墨言余冷言兒則言屋漏乃倒點雨脚亦章法之奇者要之此等皆非詩中緊要耳故詩之緊要此書道者甚少

雖意與鮑同而沈痛獨絕

第四句倒落
王季宜批明
巴陵下是
寫非敘收
有精神

收意傷時乃
杜公本色懷
抱也

白摧二句在
詩家不為絕
妙若徒以
句語之重論
杜淺矣況此
詩妙處在故
詭奇逸不在
句語之重也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突起奇妙二句議三句點壯哉
句點題巴陵以下敘尤工以下寫尤字從中段生出再加
一倍句中有句且層次得法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起四句敘手提句點入又一襯
障子四句寫老夫二句入己已知二句雙收人畫松下四
句事外遠致

戲為韋偃雙松圖歌 起句空中一喝二句敘分賓主三
四句夾議白摧二語鍛鍊奇句驚人此詩每句有千鈞之
力淺者豈能學之
陪王侍御 六一本色從此出

一片驚天動
地跌宕非常
之意全未批
出

坡十五馬別
有奇處不必
軒輊
二馬即新圖
所有與會貌
段不同蓋自
昔日句已入
題特不平敘
耳 顧視句
極寫九馬矣
借問二句閒
情曲致且點

短歌行 仇注此章兩截各五句上截慰其哀歌之意下
截送其赴蜀之情豫章二句仇注奇才終當大用且脫句
何須撫劍悲歌仲宣句贈別之地收二句望其遭逢以慰
衰者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勝坡十五馬 起本是
敘題卻用人襯起此法常用乃定法會貌數句一襯馬龍
池句接手更著一語緊昔日二句又一襯以下寫九馬分
合今之句始入題其餘四句放卻分作二層敘可憐以下
又總敘縞素顧視二句分寫耳借問二句起棧收束點題
又襯賞者手法極奇所謂文外遠致憶昔以下如水過峽

世主人非起
此等詩豈可
如此枝節看
法是盲人說
象也
此無所謂強
學

此二詩皆杜
公大文所解
殊模糊影響
自起首以下
敘寫為正面
開元句止是
開展非縱橫
也
此皆義所應
耳非故作開

大感慨作結翠華句全襯騰驤句打合一筆收句挽三萬
匹淒涼無限收句如水入海 末段所謂開勢起棧拍題
與驄馬行吾聞良驥老始成一法因畫馬思真馬思到故
君此胸襟也不可強學 此與丹青引格律聲色縱橫變
動俱不待言姑以其段落摘出俾永為七古之法
丹青引 起勢飄忽似從天外來第三句宕勢此是加倍
色法四句合乃不直率學書一襯就勢一放不至短促丹
青句點題富貴句頓住伏收意只此二句是正面開元句
筆勢縱橫凌煙句又襯褒公二句與下斯須句至尊句皆
是起棧皆是汁漿於他人極忙之處卻偏能閑雅從容真

態
先帝句接敘
非禪迴立句
是寫非敘上
句已敘矣
因將丹青一
句看成正面
故以為通身
用襯實則非
也

此語最甚植
翁於此等處
所得尚少故
言之甚略而

大手筆也古今惟此老一人而已所謂放之中要句字留
住不爾便傷直率先帝句又襯又出波瀾敘事未了忽入
議論牽扯之妙太史公文法迴立句夾寫夾敘詔謂以下
磊落跌宕有文外遠致玉花句轉映停蓄圍人句頓住弟
子句又一波瀾奇妙幹惟句夾議將軍以下詠歎收如水
入峽回風助瀾 此詩處處皆有開合通身用襯一大法
門 此與上曹將軍畫馬圖有起有訖波瀾明畫軌度可
尋而其妙處在神來氣來紙上起棧凡詩文之妙者無不
起棧有汁漿有興象不然非神品也

寄韓諫議 此開韓山石

所作亦能工

憶昔百餘年間句直放豈聞句轉抑頓挫乃非平直傷心句頓挫

冬狩行 前段敘獵且敘且寫有起棧有閒情飄然以下一段轉筆如虎入自己作議託諭諷諫高遠此作詩歸宿

元遺山赤壁圖藍本於此

折檻行 無甚意詩注家不得其事

古柏行 起四句以敘為首句敘二三四句便是寫己有棧汁君臣四句夾議夾寫他人必將雲來二句接在二千尺下看他一倒便令人迷與驄馬卿家二句同劉須溪王漁洋改而倒之不知公用筆之妙矣憶昨句是宕筆一

無此接法

落落四句一氣卷舒官雖

得地而多烈感乃借神明

扶持云爾

志士二句承

上指明非另

一意

此自以因公

孫而憶先帝

為詩之正面

題特記其詩

之緣起耳非

真用如此大

力以做此題

也

燿如四句做

出感時句頓

挫以起下文

開拓勢補己之所見扶持二句頓挫住大厦句換氣突峯起棧忽借人雙寫志士二句另一意推開作收淒涼沈痛

此似左氏公羊太史公文法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通身詠公孫只晚有三句

是題正面因李而言及公孫因公孫又言及先帝可見就

題還題別無文章也一起襯敘觀者句夾寫天地以下四

句寫起棧絳脣句頓住以上一段以起下出題感時句是

一篇前後脈絡章法也卻入於出題中藏之金粟堆又從

先帝意中起棧但覺身世之感興亡之感交赴腕下

按玄宗葬金粟堆此詩亦豪宕感激瀏亮頓挫獨出冠時自大歷至今

此詩以憶先帝為主則金粟等語固題中應有之義此二詩極似韓公

惜詞法三字有誤

別字亦誤

先生一人而已

大食刀歌 大食本在波斯之西兵刃勁利其俗勇於戰

鬪 逆捲起白帝二句敘點壯士以下寫蒼水二句起稜

芮公趙公光祿皆以人緯芮公主帥賊臣以下雙寫關合

大食寶刀句反客

二角鷹 起似鮑照角鷹句點二詩同品同法同意一味

實敘寫議

秋風 祇是思深語曲非粗才可浮襲惜詞法 讀此可

悟愈簡愈妙 不知明月句妒而思歸妙情收句忽又作

酸語痛極仍不敢歸耳 此與王郎皆深曲刪語轉層多

不測如虎

虎牙行 荆門虎牙二山楚之西塞在彝陵銅柱灘名

巫山句寫十年防盜句歸宿 此詠地

錦樹行 無甚深法

後苦寒行 起曲折筆力收句奇只說寒凍地裂耳而其

妙可悟 次首亦奇

魏將軍歌 此與寄韓諫議皆開昌黎路派

白鼻行 山谷如此平平耳但詞古澤筆勢平耳

醉歌行 起以論議為敘點三句寫四句主另頓五句以

賓為敘點無呆老實敘點此法也是日句起稜寫收完密

後半瓊麗韓所不及

是目以下神氣驟變秀杜公風實本領并未批出

庸法語可惜

此非杜之作製

章法井井又棧使無棧則平無可存半山以下不知況俗士庸奴乎

發劉郎浦 短章遠勢在用意及接頓起伏歐王山谷無

此雄壯 四句棧遠五句接勢闊

夜聞簫策 起句敘三句寫收二句議忽然脫開加倍哀

痛棧思深意曲極鳴悲慨見行路難也忽然脫開純以精

神搏挽

醉為馬墜 以寫議為敘三句章法向來句承束入題

李潮八分小篆歌 此典制題前敘典起一句字古文三

句大篆不辨四句點字秦有五句襯秦有句人先提蔡邕

先大夫曰快劍蛟童等句乃是起棧吳郡句但襯托夾議耳

以下實證二碑嶧山句小篆苦縣句八分書貴句夾議惜哉二句賓主出題作章法亦是逆捲法吾甥句點人此段總襯尚書以下分襯潮也句以下八分為主下用況字帶再襯篆吳郡句襯起棧夾敘夾議豈如二句收合巴東以下以敘點為收變一章法 分合變化隨手靈機不似韓歐以下尺寸可尋 八分乃漢隸中之正者惟伯喈石經如此故是從二篆生也杜公之言精審矣歐公總謂之漢隸尤當千年來無人辨得諸家紛紛之說皆非也 此固以中郎漢隸即八分與歐公同歐稱為不名八分同實異名不似他人分為二實也竊以此為得矣 此與公孫大娘

何以與史遷
相抗亦未道
出

弟子舞劍首皆須熟讀蓋其章法之妙直與史遷之文相
抗矣

韓公

朱子譏公生平但飲酒賦詩不過要語言文字做得與古
人一般便以為是按此論學則誠不可若論學詩學文都
是不傳之祕杜公云語不驚人死不休今誦公詩真有起
頑立痿之妙七言古詩易入整麗而近平熟公七言皆祖
杜拗體

韓公較杜為
善因韓比杜
易見也

韓詩無一句猶人又恢張處多頓挫處多 韓詩雖縱橫
變化不逮李杜而規摩堂廡彌見闊大

此首批若干
語而於韓公
佳處略未道
著

汴州亂二首 大題短章而自足以筆力高斬截包括得
盡也前敘四句能盡以筆力高也收二句入議閒遠次首
六句三韻各抵一大篇又各換筆

山石 不事雕琢自見精彩真大家手筆 許多層事只
起四語了之雖是順敘卻一句一樣境界如展畫圖觸目
通層在眼何等筆力五句六句又一畫十句又一畫天明
六句共一幅早行圖畫收入議 從昨日追敘夾敘夾寫
情景如見句法高古 只是一篇游記而敘寫簡妙猶是
古文手筆他人數語方能明者此須一句即全現出而句
法復如有餘地此為筆力

此首大致摹
桃源行用初
唐諸公體非
韓公本色亦
非韓詩之至
者

汴泗交流 分曹決勝一段此等處無筆力則冗滯最宜
知此誠二句筆力

鳴雁 時依張建封於徐不得志欲去明年夏即去徐

桃源圖 自李杜外自成一大宗後來人無不被其凌罩

此其所獨開格意句創造已出安可不知歐王章法本此

山谷句法本此此與魯公書法同為空前絕後後來豈容

易忽 先敘書作案次敘本事中夾寫一二收入議作歸

宿抵一篇游記 接屋連牆用子雲大蛇中斷用水經

凡一題數首觀各人命意歸宿下筆章法輒川只敘本事

層層逐敘夾寫此只是衍題介甫純以議論駕空而行絕

不寫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赦公

故俟命柳州 一篇古文章法前敘中間以正意苦語重

語作賓避實法也一線言中秋中間以實為虛亦一法也

收應起筆力轉換 朱子曰詞氣抑揚一篇轉換用力處

歸之於命反騷意

謁衡岳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莊起陪起 此典重大題

首以議為敘中敘中夾寫意境託句俱奇創以已收凡分

三段森然句奇縱

响嶼山 先點次寫似實卻虛事嚴以下入議似虛卻實

託興佳處批
語殊欠明了

此詩質健乃
韓公本色

衡山實無禹碑此詩所記蓋當時之傳聞誤也故篇末自為疑詞以見微意東坡詩云响嘯何須到韓公浪自悲謂此詩也

杏花 起有筆勢第三句折入中間忽開豈如句收轉乃見筆力挽回收本意

通首用意以憶京國為主曲江句雖折筆乃本情也若在句頓出主意而含蓄不露以為奇格方全未悟

石鼓歌 一段來歷一段寫字一段敘初年已事抵一篇傳記夾敘夾議容易解但其字句老鍊不易及耳
寒食日出游 收句言有月可行莫以當禁火之令為辭也

精研時出奇詭是韓公勝

劉生詩 此贈敘題造句重老

境也

鄭羣贈箏 無甚意只敘事耳而句法意老重 三句敘

四句寫法曹以下議誰謂二句敘光彩句夾寫青蠅句棧和虞部盧四酬翰林錢七赤藤杖歌 怪變奇險 只造

語奇一法敘寫各止數語筆力天縱 起二句敘滇王二句追敘繩橋句議共傳二句虛寫幾重句敘光照句寫空

堂二句衝口而出自然奇偉 聽穎師彈琴 浮雲句泛聲喧啾句泛聲中寄指聲分寸

句吟繹聲失勢句順下聲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望秋作 起四句以寫為點再追敘

事

此詩極力為奇必一一傳會琴譜猶茶伯杲相

此實難之奇
作何得云非
上乘

先大夫曰第
三首無古人
此是校刻脫
錯誤錯亂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正起耳而筆勢雄邁中後感歎
乃所以為寄也筆勢緊則精神振然此非公上乘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 從原人起而
以寫為敘中插入已夾寫此敘體而無一筆呆平夾寫議
也

感春 第二首與比本言近學三人而故非之曲折豈如
句折深近憐四句以曠為憤放縱豪闊意高胸襟遠大勢
亦闊遠平明句不得職之故 深開荆公 第三首起故
曲跌入中入感字敘自己近事卻借古人說以藏掩抑悶
之最是興會

未必

氣體頗近韓
但少屈曲變
化耳

記夢 無論議論之恹恍句法之老只看得斷續章法乃
一 大宗門解此自無平序順接令人易盡之病 壯非少
下插四句乃接一字難下又插二句乃接此杜公託勢不
常之法體態不拘
龜山操 收句鬼字卻是字訣若下神字便腐學古歌要
直若曲便嫩只是意直筆又直便難看所以筆調字眼上
又須略變

附李義山韓碑 此詩但句法可取而已無復章法浮切
氣脈之妙由不知古文也歐王皆勝之 此詩李杜韓無
所解悟 此詩之病一片板滿而雄傑之句勝介甫作

歐陽永叔

學歐公作詩全在用古文章法如此則小才亦有把鼻塗
轍可尋及其成章亦非俗士所解 逆卷順布往往有兩
番逆轉順布後有用旁面襯後面逆襯法蓋上題用逆襯
者無非避正避老實正局正論致成學究也
深人無淺意無率筆無重複一時窺之總不見其底蘊由
於意法情俱曲折也

歐公之妙全在逆轉順布慣用此法故下筆不由人讀者
往往迷惑又每加以事外遠致益令人迷
歐公情韻幽折往反詠唱令人低徊欲絕一唱三歎而有

此詩最好

遺音如啖橄欖時有餘味但才力稍弱耳

首領雙起以下分應作章法此杜公長律法歐用作七古
雙收一句收一段雙起一句起一段皆杜公長律法亦
可用於七古

黃牛峽祠 平敘以起句作章法以下發此新茶葛鼎同
起二句議歸宿三句寫

千葉紅梨花 起二句先點敘三四句寫夷陵句逆卷跌
開可憐以下順布根盤二句合風輕二句夾寫從來四句
儻襯入議收

讀張李二生文 千年佛老四句此等入學究之氣不可

可憐四句感
慨深至最擅
勝場

法二子必拾唾之文

晉祠 不及太白堯祠題本不同太白兼送人 起六句

寫并兒以下六句敘

鎮陽殘杏 西亭以下正敘收句夾敘議

啼鳥 直敘逐寫我遭以下入議

滄浪亭 起樵石鼓四句敘荒灣以下寫不知以下議窮

奇四句敘豈如句筆勢挽力

菱溪大石 從韓赤藤杖來不如坡雪浪石 皆云十四

句平敘中入奇議以代寫

鸚鵡螺 紅螺句入匹夫句頓濃沙句寫美人句汁議

詩有賦情

可惜云云乃是備句歐公筆力弱處

無甚奇意頗嫌其繁

尚瓊璋似集

古錄序

寄聖俞 真似退之尚帶痕迹 凡寄人書通彼我之情

敘離合之迹引伸觸類無有言則此詩前敘彼之才次言

已不能振之又惜其過而廣之抵一篇書泚水句暗用郗

超事

葛氏鼎歌 章法太密出之費力矣然深重條曲老於翦

裁 起二句逆入三四倒敘蕩搖句實敘見出滑人以下

後面虛寫鼎明堂以上虛說兩層一三子以下作詩亦兩

層

和劉原父澄心紙 歐公閒淡此極有氣然有不振處才

氣弱也不善學之便成弱派如壁粉句卽不振也因紙思

用因用思人

贈沈遵 此獨順題布放而奇恣轉勝用章法乃知詩貴精神旺為妙也 起點敘次寫次追敘後以議收我初三句低徊欲絕

韓十五馬與此詩無涉

盤車圖 先寫逆捲題畫老法坡公偷此作韓十五馬愛其樹老五句刪

贈沈博士歌 此與前章法同 滌山七句直寫子有句

入琴嗟乎句入議杜彬句是謂儻視收二句學韓八月十

五夜詩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褒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 閒

歐詩時有詞多之病

淡可愛 起句點次句冒寫以下只寫此句嬌兒身小句東橫截作章法收入議

謝觀文王尚書惠兩京牡丹 念昔數語即此花以追往事詩人情思之常 河南官屬四字用孔融傳收睫收字

收睫乃收之誤放字亦誤

古本作放

送公期得假歸絳 往返曲折總是古文章法此為通人

逆起三四點五六正面收二句棧後面

嘗新茶呈聖俞 起以二句作柱以下只發此亦一法也

奉答原甫見過寵示之作 起追敘

明如曲和王介甫作 思深無一處是恆人胸臆中所有

此等評語通見其陋蓋於詩中要妙全未發也

耳目正見
宏識何得謂
腐
收未然佳

此時代不同
耳

以後一層作起誰將句逆入明如推手句插韻太白玉
顏二句逆入琵琶收四語又用他人逆觀一層層不猶人
所以為思深筆折也 此逆捲法也 再和明妃曲起六
散漫耳目二句腐漢計二句更漫此篇全無佳處
歸雁亭 城下句逆捲因記句逆捲順逆之中插此句作
章法亦制勝法此可為成式
初食雞頭有感 小詩小題不如坡荔枝山谷野菜
鷓鴣詞 小題感寄思君之意此風人之旨杜公慣用然
此不甚覺蓋此以和平微婉出之不似杜之血淚也可憐
此樂七字用意深婉不似今人一味說出

代贈田文初 此詩令人腸斷情韻真是唐人加入中間
一層更闊大收四句深折唐人絕句法也

答謝景山遺古瓦 文無定準小題恢之使大則大篇矣
隨興會所之為之 起段從源頭說起夾敘夾議學韓而
老但少其兀傲高臺二句逆入舟行四句學韓之奇凡此
皆從赤藤杖來

寄聖俞 起筆勢跌宕有深韻 兩句相背起官閑以下
全發第一句今來一段虛應第二句兩段相背此章法也
客觀法也妙絕 巖蓀四句以西陵形此地更不如卻先
言西陵已為所嗟此為深曲

送琴僧知白 此從杜公孫大娘來亦是逆捲法門俗士不知豈謂句逆捲人久以句逆捲琴

送吳照鄰還江南 數句耳而往復逆折深變如此非深於古文不知 寫江南時令景起倒入今白髮卻憶先年來時未老逆捲法也不羞句用意迂不快人意然或余未能解之耶羞見句逆捲五年二句又順布言不再出 不如杜公秋風

不羞句貫下
一氣讀并無
所謂迂不快
人意者

此詩歐公勝
作

放翁自勝歐
作何可厚非

石篆詩 起敘以下卻起棧此與題畫同 當時二句偷退之 和對雪憶梅花 不解古文不能作古詩放翁所以不可

全在題面著
眼小樣殊甚

此讀負歐公
筆力弱處句
調亦未盡諧

亦嫌冗弱無
振起處

人意也此詩細縷密針麤才豈識 余最不喜放翁以其猶粗才也此論前未有人見者亦且不知古文也 音在西陵見梅憶洛今在北地對雪無梅憶西陵再入題和詩從昔時見梅說即逆捲法也用意深情韻深句逸而清先敘後點敘處夾議夾寫此定法也 正題在後卻將虛者實之於後 當時二句接風中仙下今來四句刪 此不及坡元韻三首而情韻幽折可愛 歸雁亭 情韻好字密 細讀數過乃見情韻之妙不似俗手作重複不通之言也

日本刀歌 起平 先敘過本題再入議亦一定法但此

題平俗人皆解之而文法高妙乃可為此題
和子履游泗上雍家園 平敘小景而老成幽韻無奇肆
大觀

王半山

向謂歐公思深今讀半山其思深妙更過於歐學詩不從
此入皆粗才浮氣俗子也用意深用筆布置逆順深章法
疏密伸縮裁翦有闢達之境眼孔心胸大不迫狹淺陋易
盡如此乃為作家而用字取材造句可法 半山有才而
不深歐公深而才短

荆公健拔奇氣勝六一而深韻不及兩人分得韓一體也

歐公只是風
韻并非思深

雖非微言要
義亦初學應
知之理

荆公才較爽健而情韻幽深不逮歐公二公皆從韓出而
雄奇排募皆遜之可見二公雖各用力於韓而隨才之成
就只得如此以韓較杜太白則韓如象力雖大只是步步
挨走杜公太白則如神龍天矯屈伸滅沒隱見興雲降雨
神化不測也

半山本學韓公今當參以摩詰此旨世人不解

元豐行示德逢 先旱後雨頌揚耳卻以德逢作緯便用
意深曲不同俗手若但寫正題氣骨輕淺易盡也則成俗
手應試體矣世之俗詩皆止於此 溝洫志龍骨開龍首
渠古今詠溝水詩多用龍骨字今此疑作桔槔義解 儵

龍骨自是水
車何待言

脩溝車滔滔屋敖字法也田背埋牛尻肥夾毛追前勞句法也收闊大又以德逢緯之更妙章法也

後元豐行 前言豐年之樂收處與上諸樂同卻似另出一層鄭重分明此以餘情閒致旁面取題也 麥行字法龍骨雖非社日句法也

純甫出釋惠崇畫要余作詩 起二句正點以一句跌襯作筆勢亦曲法早雲四句接寫畫也卻深思沈著曲折奇險如此雪蘆花也往時四句又出一層而先將此句冠之與無若宋人然句法同沙平以下正昔所歷也頗疑二句逆捲何等奇險筆力方諸二句敘耳亦險怪不平如此大

畫主自是冬其不必作蘆花解

妄刪

一見二句凡語通首亦無奇

梁六句一襯作一段亦另自寫一時以下賓主雙收作感慨收 通篇用全力千錘百鍊無一字一筆懈如輓百鈞之弩此可藥世之粗才俗子學太白東坡滿口常語庸熟句字信手亂填章法更不知矣 此一派皆深於古文乃解為此初學宜從此下手乃能立腳寫往時所歷凡題畫家常法也以真襯也坡雪浪石用離堆蜀士同此用意此詩四段一點一寫一襯一雙收余刪黃蘆二句莫氣二句方諸四句流鶯二句更適妙

徐熙花 起敘點一見二句寫用筆勢曲折同朝二句推開入議收起棧短篇耳分四層抵一長篇局勢作短篇不

亦無味

可不知此

燕侍郎山水 前半畫後半人用寫起逆卷一句入題仁

人二句人畫雙收 看半山章法謹嚴全從杜公來不自

以古文法行之也

泉酬王濟

工細而不雄刪長慮六句

張良 自況

明如曲 寄託歸來二字擲 此等題各人有寄託借題

此等何人不知何用詳說

立論而已如太白只言其乏黃金乃自歎也公此詩言失

意不在近君近君而不為國士知猶泥塗也六一則言天

下至妙非悠悠者能知以自喻其懷非俗眾可知

桃源行 此與張良韓信明如曲只用夾敘夾議但必有

名論傑句以見寄託 無寫以敘為議以議為敘

虎圖 非罷五字擲卒然八句刪

送程公闢守洪州 起四句點敘以下兩段入議夾寫收

另作章法應起 此應酬題他手只夸地頌才德而已此

時俗應酬氣縱詩句佳而意思庸俗此言用意也至於格

局縱用奇勢亦終是氣骨輕浮蓋不知深於律法者也

必於此用意將欲贊換入他人人口氣則立意不同人以不

如意先作一曲折墊起用兩人作局陣此乃深曲迷變氣

骨不輕浮矣純是古文命意立局章法所以為作家跳出

所說亦庸淺之至

尋常庸人應酬套此非深思有學人不能作不同俗手分別在此 本意作誇美詞嫌淺俗酬應氣無味又已本洪州人不便自夸其鄉亦不可謙貶故託為吏詞以為曲折與退之灑吏局同意異 公不便自謙自諛皆託之人言一賓一主解嘲客難之局而用之於贈人皆避淺俗平直也足以為式

彭蠡 起四句點敘中一波一收看似無縱橫奇肆而老筆翦裁非庸才可及

牛渚 收二句余謂楊修如此涉世者不可不知

和王微之三首 微之新詩句點相攜四句伏更欲遠引

即知淵魚之義
此等詩字句
質健最見荆

公意態

以上承高論山水又足以上承歸雲

二首從高齋起百年以下入一層當時二句湊刪神靈二句湊刪使君句點老矣句即前書成意憂端句入詩餘年句入和

三首建隆八下八句刪

平淮右題名碑 學韓石鼓此詩真不如義山之雋偉

韓信 此等題只寄託在言外有自己在 為之之法夾

敘夾議 只在句法雙筆勢稍雄 末句以二人託結出

歸宿短篇定法

吳長文新得顏公壞碑 無甚佳處而有情韻

寄岳州張使君 起四句此等衍語不可學

雲山詩送正之 情韻佳

獨山梅花 收二句此等衍語不可學

寄題郢州白雪樓 三句跌入四句折入朱樓二句寫樓

丘墟二句合

九鼎 大題短篇能盡以深創也 起四句敘五六二句

寫

杭州脩廣師法喜堂 以龜山辯才師較之可見才有大

少得句回合見筆勢

登越州城樓 清折

三四句荆公
意態

五六殊有工
力餘少味九
井詩勝此

蘇東坡

坡公之詩每於終篇之外恆有遠境。匪人所測。於篇中又各有不測之遠境。其一段忽從天外插來。為尋常胸臆中所無有。不似山谷僅能向上求遠也。

薑塢先生曰東坡詩詞天得常語快句乘雲馭風如不經慮而出之。淒淡豪麗並臻妙詣。至於神來氣來如導師說無上妙諦如飛仙天人下視塵界。

惜抱先生曰東坡文遠遜韓若以詩論故當勝之。

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起突

兀惟見句寫

石鼓 渾轉溜亮酣恣淋漓 坡此首暨王維吳道子畫
龍興寺武昌劍號國夜遊雪浪石杜李潮八分韓贈篋赤
藤杖李韓碑歐古瓦菱溪黃磨崖碑皆可為典制之式
起三句敘四句寫細觀句棧以下夾敘夾議古器六句起
棧漂流二句伏收處上追二句束以上實敘憶昔以下追
敘本事原委何人四句大筆欲尋二句入妙起棧事外遠
致六經句又一襯傳聞句起棧是時句收轉
王維吳道子畫 古人得意語皆是自道所得處所以衝
口即妙千古不磨今人但學人說話所以不動人此誠之
不可掩也以此觀大家無不然而陶杜韓蘇黃尤妙 神

品妙品筆勢奇縱神變氣變渾脫溜亮一氣奔赴中又頓
挫沈鬱所謂海波翻氣已吞一一可尋源仙翻謝樊籠等
語皆可狀此詩真無閒言

秦穆公墓 有敘有議筆勢奇縱如收六句三層是層層
奇縱也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短篇極則

遊金山寺 奇妙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此正鋒可以為作詩之法

臘月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神妙

遊徑山 起六句寫道人八句敘

此等詩殊不
可學學之必
入病痛
以奇氣勝

非坡勝處

吳中田婦歎 小詩沈著杷頭句言無用也收言不如沈水死也

往富陽新城 小詩有韻

大風留金山兩日 道妙

寄劉孝叔 滿紙奇縱之氣 此詩推尊孝叔已至蓋以

同被安石之斥故言之親切也更望紅裙句言不可得收

跟談道

書韓幹牧馬圖 起跳躍而出如生龍活虎先生句逆出

金羈三句提筆再入題 以真事襯以眾工襯以先生襯

以廐馬襯不如一句入題筆力奇橫渾雄道切放翁折海

滿紙字方姚評也以此見此書中錄劉姚諸前輩之評而分別者多矣

棠從此得法 大約句法以下三字寫上四字如隘秦川是也諸家皆同如下章攢八蹄三字寫上四字不可勝言

渾雄道妙 大約坡勝太白

韓幹馬十五匹 敘十五馬如畫尙不為奇至於章法之

妙非太史公與退之不能知之故知不解古文詩亦不妙

放翁所以不快人意者正坐此也 起四句分敘寫老髯

二句一東夾此為章法微流句欲活前者二句總寫八匹

最後二句補道足韓生句前敘後議收自道此詩 直敘

起一法也序十五馬分合二也序夾寫如畫三也分合敘

參差入妙四也夾寫中忽入老髯二句議閒情逸致文外

之文弦外之音五妙也夾此二句章法變化中又加變化
六妙也後八匹前者二句忽斷七妙也橫雲斷山法此以
退之畫記入詩者也後人能學其法不能有其妙 章法
之說山谷亦不能解卻勝他人

答呂梁仲屯田 經濟成算從旁裕如故可飲樂今人非
荒宴即震驚忙迫耳此等可想其人之氣象不獨詩美也
歲寒四句亦逆法

送李公恕赴闕 道轉奇縱熟此可得下筆之法 奇快
用違句倒入忽然句奇君為句倒入獨能句倒入通身用
逆 贈人寄人之詩如此首暨送郎中與梁左藏戲子由

送劉道原寄劉孝叔送沈達寄吳德仁次韻王定國南遷
回見寄篇皆入妙

送孔郎中赴陝郊 道緊秀麗

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 道緊

攜妓樂遊張山人園 起二句寫時景如見故將二句敘
題渾脫不作死語提壺二句敘一大篇收有韻不但寫後
景而兼寫山人高情遠韻八句耳而首尾敘事明劃章法
一絲不亂而閒情遠致寬博有餘如長幅此非放翁諸人
所及 神來之作其氣道緊瀏亮頓挫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起妙閒逸

一大上當脫
擊

僕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於鮮于子駿家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 坡此首暨荔枝山谷春菜皆可為詠小物之式起二句今世大夫皆寧見笑於公亦可歎志公句用事精切

凡字湊韻亦姚說

次韻答舒教授觀子所藏墨 第二句不免湊韻四句用事精切 小詩亦道宕有情韻

答范祖禹 有趣

收句自道簡概也 雖無深意而粗纖殊工

送將官梁左藏赴鄭州 無甚意思

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 神完氣足道轉空妙

百步洪 君看句忽合此為神妙 惜抱先生曰此詩之

妙詩人無及之者也惟有莊子耳 余謂此全從華嚴來

此首暨劉孝叔南山之下二馬並驅我昔在田閒五首

熟讀之可得奇縱之妙 余喜說理談至道然必於此等

閒題出之乃見入妙若正題實說乃為學究滄氣俗子也

舟中夜起 空曠奇逸仙品也

安國寺尋春 起超妙遙知數句妙有情

武昌銅劍歌 奇妙不減昌谷

與子由同遊寒溪西山 起有情吾儕二句作詩意旨凡

作詩必有此等語乃見意旨

此等乃坡公天才全由天授不可以人力幾殊不經意而妙合自然亦壁賦亦如此

一片奇氣披
公獨擅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 此可為流連光景等

法誰言句用杜精切收四句仙氣

將至筠先寄遲适遠三猶子 起筆仗跳脫有韻

別子由二首 真摯

送沈遠赴廣南 起筆突兀君隨六句分故人四句合相

逢二句神來氣來 學道有涯涯當作牙用劉禹錫詩

龜山辨才師 起妙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奇起卻思四句神到氣到之

作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起妙品神到三句用事精切門

佳處尤在縱
宕超逸
轉接純從空
際

奇逸之氣

一起神來氣
來

前四句起稜象外 先生嘗至蘄州欲訪吳未果彼此兩

不相識

書林通詩後 妙

海市 敘寫清妙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 清韻

送陳睦知潭州 妙君時六句敘昔遊收四句忽合妙

魏國夫人夜遊圖 起寫只有句收題人閒以下推開入

議

武昌西山 正鋒起寫憶從二句追敘昔遊用逆故有筆

勢西山以下細述夾寫帶稜當時句束江邊四句如水銀

入地筆不暇給神流意極請公二句收順逆棱汁

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 筆勢颯然

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上馬馳去已而有詩戲用其前韻答之 蟹螯句改遣人追君君絕馳句後遣人二句刪

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摹韓幹馬 未妙

郭熙畫秋山平遠 亦未妙

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 前四句有筆勢本題無可說用此格

木山 可不選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起段以寫為敘寫得入妙

而筆勢又高氣又道神又王使君四句正鋒

興隆節侍宴前一日微雪與子由同訪王定國小飲清虛堂 未妙而自然空圓轉宕非老手翦裁不能

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晉卿和之語特奇麗因復次韻不獨紀其詩畫之美亦為道其出處契闊之別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凡作詩皆宜如此屈居華屋四句即草長病牛羊慧智疾疾生於憂患貧賤玉成之意風流二句入畫敘畫山二句夾議鄭虔二句棱以山中收

禁體自賦而
出以奇麗故
為尤難

生氣迸出非
歐公所能到
也

清宕中自有
雄渾之勢如
此方是大才

復次放魚前韻答趙承議陳教授 無佳勝 起悟語

聚星堂雪 本色正鋒 起八句撫寫細景如畫歸來四

句虛字語病 奇麗公自云

送劉景文 六一半山用此章法 清妙 有筆勢起落

間立本職貢圖 起敘音容四句寫粉本句入畫點收入

論小詩義意完足凡四層

軾在潁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

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韻 清適 敘事首尾 起二句

道語

送鼂美叔赴關 妙收四語見作詩心胸其筆如天仙乘

只老去一句
入題

雲而游御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到

書鼂說之考牧圖後 此方是真妙我卧句仙語澤中三

句見道凡民逸則生患勤則生善老去一句為一段章法

收另入一段 總分三段一真一畫一議耳細分之則一

真之中起 次分次議凡四段大宮包小宮 一路如長

江大河忽然一束又忽然一放 此詩具三十二相分合

章法變化不測一句入便住所謂將軍欲以巧服人盤馬

彎弓惜不發 以真形之題畫老法坡入妙半山章法杜

公入神 詩無羊考牧也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丹元奇人故公詩亦奇有以

發之也 小兒司馬子微也

雪浪石 此詩奇橫以較諸人和作其大小平奇自有辨蓋他人不能有此筆勢故不能有此雄恣離堆二句形容此似離堆耳惜無蜀人不及知故末句云云老翁句用退之 土門即井陘口今名土川口太行八陘第五陘也

此次韻滕大夫三首之一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槃為壽一首坡每詠一小事必原委詳備此非儉陋小家所能雖詩之妙不在此而此亦要緊不然不與不設用也此可悟綿綿以上香東坡句敘子由己卯生釋迦文用十六國趙

真放精微千古名論

整事君方論道以下後半牽率不佳

子由新修汝州龍興寺吳畫壁 起二句凡語那復句凡

語收四句有味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亭在惠川學舍

東韻

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為別 起二句敘亦不平三

四寫爽敘高安客謂子由 尋常情事而真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 尋常敘情景入妙如此首暨海

市清風弄水江上愁心塔上一鈴孤山等篇不可枚舉可

類推之 不須二句仙氣與梅花詩仙雲句同妙雲山二

後四句神氣騰逸

句不脫食字 凡寫議託寄敘四者各有神韻妙語

荔枝歎 起三句寫有筆勢四句倒入敘永元句逆入敘
結上我願二句刪好 小物而原委詳備所謂借題章法
變化筆勢騰擲波瀾壯闊真太史公之文鯁魚不及多矣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 起憑空落入句奇語縱氣又奇
縱因隨句用筆純是空縱穿雲句仙句坐看句奇縱且敘
且寫且入議收二句神來氣來 白水山在羅浮 太白
高境而全變其面目

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 此詩詞太繁和韻詩不免牽率
勉強 起二句悟語先以此起令人迷惑此章法變化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卽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尙
在滕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 白須句有韻莫嫌句

頓束 有韻而豪無頹喪意失志時能如此可法

韋偃牧馬圖 起有勢

申王畫馬圖 起言外無此二子奇肆之意只勉強了題
而已此所以爲凡近 荆公只如此境界 蒼溪漁隱叢
話云此詩蔡天啓作按以南山之下一首持較此詩有龍
象蹙踏非驢所堪之歎

贈李兕彥威秀才 氣骨凡淺封侯以下皆庸語凡筆

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 此詩以爲山谷作者得之

此非坡公極
韻

舟中聽大人彈琴 高韻意境可比陶公 詞意韻格超
詣入妙而筆勢又奇縱恣肆六一尚不脫退之窠曰此獨
如飛天僊人下視塵壒俱凡骨矣

渚宮 重複不妙故宮千年壯觀不可復池樓閣臺綠窗
朱戶草堂破窗百年人事等字俱擲 費力蹇頓必非坡
作與驪山同薑塢以為陳所逮文義似是

柏家渡 不必選

鰻魚行 使事太多以此炫俗人乃近來作俗詩入魔最
下最凡俗可厭 肯向綠瘡痂誰為材等字俱擲

驪山 宋文鑑以為李儒作此詩用意似近沈著而氣骨

宋文鑑云云
亦姚評此詩

上有補接一
字亦刪去

實輕不足錄也 收四句如此淺近豈成坡語

附穎濱

子由氣格皆雅適勝吳淵穎而不能有餘妙奇氣韻不及
歐快不及王勁不及黃奇肆不及子瞻而妥貼大雅亦可
謂工矣

子由只用退之格而奇崛不及又氣勢不甚遒壯
用意用筆老重不事馳騁非餘人浮情粗氣苟為驚俗而
意不可尋了語句或失之平淺者可比此所以為坡弟能
立一隊大約以韓公為宗而造句不及其奇崛使才用筆
奇縱不及坡及太白杜韓四大家耳以此求之可知家數

大小優劣

野鷹來 似韓公吳淵穎常似此種而立夫儉氣粗句無詩人雅韻

楊惠之塑維摩像 似坡

次韻子瞻遊徑山 只有平敘而無勝處

湖陰曲 温飛卿詞誤以陰字屬上句張耒作于湖曲以

正之

書郭熙橫卷 起句老氣二句點三句畫黃散以下有情

韻

黃山谷

此姚評

山谷之妙在乎迥不猶人時時出奇故能獨步千古所以可貴若子由立夫皆平近此才不逮也大家小家即以此分別

涪翁以驚創為奇才其神兀傲其氣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筮自得意表玩誦之久有一切厨饌腥蠖而不可食之義

入思深造句奇崛筆勢健足以藥熟滑山谷之長也又須知其從杜公來卻變成一副面目波瀾莫二所以能成一作手乃知空同優孟衣冠也近有人學太白出口即似之所謂隨人作計終後人小兒強解事可謂不善變矣從此

證二人乃有得處 學詩從山谷入則造句深而不襲從歐王入則用意深而不襲

山谷之妙起無端接無端大筆如椽轉折如龍虎掃葉一切獨提精要之語每每承接處中亘萬里不相聯屬非尋常意計所及此小家何由知之亦無此力故作家不易得也 奇思奇句奇氣

長吉亦如是但嫌節促無舒博氣政與公羊穀梁同病大抵山谷所在句法上遠凡起一句不知其所從何來斷非尋常人胸臆中所有尋常人胸臆口吻中當作爾語者山谷則所不必然也此尋常俗人所以凡近蹈故庸人

皆能不羞雷同如山谷方能脫除凡近每篇之中每句逆接無一是恆人意料所及句句遠來 山谷於變化中甚少講究由未嘗知古文也

山谷死力造句專在句上弄遠成篇之後意境皆不甚遠送范德孺知慶州 自是老筆而乏妙處三四句剩語不歸擲收四句正入闊遠簡盡

次韻子瞻題郭熙畫秋山 黃州四句敘畢郭熙二句正面江村句寫歸雁句頓住坐思二句入已緯也乃空中樓閣妙熙今二句馳取下二句畫取二句點出宗旨但熙二句餘情遠韻力透紙背 曲折馳驟有江海之觀神龍萬

妄說無理

妙不至此

當於意態元
敘處求之耳

里之勢 熙今四句枯窘

詠李伯時摹韓幹三馬次蘇子由韻簡伯時兼寄李德素
起四句敘畢絕塵句正面議緬懷句入千金二句刪收
舉百鈞持重固而存之不喘不汗此使才驕氣浮者不解
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凡馬空多肉

次韻子瞻和子由觀伯時畫天馬因論韓幹馬 敘題章

法老李侯二句逆入題一日二句棧曹霸二句議論幹四

句反復有筆勢翰林論詩言蘇公亦同李論 初學須解

此種乃不妄下筆入滑俗儉父派沈著曲折所謂氣深穩
語意重

謝黃從善司業寄惠山泉 起三句敘四句空寫五六句

議二語抵一大段七八句另一意又抵一大段 敘寫議

雖短章而完足轉折抵一大篇凡四層章法好短章之式

次韻錢穆父贈松扇 未佳

戲和文潛謝穆父松扇 文潛體肥大詩蓋譏之見老學

庵筆記

次韻王炳之惠玉板紙 起句用黃秀責髯奴文須離離

若緣坡之竹三句接不下按此詩意甚平無奇

贈鄭郊 起二句賓主陪起而雄整琢鍊三句抗墜折出

主四句入主正位五六二句正寫七八又繞賓凡四層妙

亦無此病
此詩不失為
佳

此律詩

此姚評

雙井茶送子瞻 空中縱起我家二句入敘為君二句遠勢凡三層 避暑錄話雙井在分寧地屬黃氏魯直之家也

省中烹茶懷子瞻用前韻 閤門井水歐梅諸公俱有詩以雙井茶送孔常父 佳兩層

常父答詩有煎點徑須煩綠珠之句復次韻戲答 妙兩層

戲呈孔毅父 起雄整接跌宕俱入妙收遠韻凡四層 東湖在豫章

以團茶洮州綠石硯贈無咎文潛 此又平敘而起溜亮

俊逸後二段章法畢竟拙笨

謝送碾賜壑源揀芽 起二句襯三句入借襯五六句襯

橋山句襯右丞句入正春風以下入妙前未妙

以小團龍及半挺贈无咎 先皇句不歸擲開典禮三字

擲

送謝公定作竟陵主簿 起八句皆正敘夾寫胸中以下

始換議漢濱二句跌入收妙

觀伯時畫馬 起三句極言供奉之陋當一傳收入題神

化極言貧困 此是作試院作坡和尤妙鼃不佳廖皆有

作

不得如此苛求

次韻子瞻以紅帶寄眉山王宣義 王淮奇字慶源東坡
妻叔也惜翁云王以雅州主簿取長官怒謝病去 一起
跌宕言貧不可歸二句不歸擲三曲句曲折好鄰翁無三
字擲當今句言不用要我收衰了

聽宋宗儒摘阮歌 起先敘人三四贅語不緊健落魄句
無味擲手揮一段寫未妙太漫未三句以已收

博士王揚休碾密雲龍同事十三人飲之戲作 王郎四

句分敘鳴鳩四句寫收二句反掉

再答黃冕仲 逆入妙

再答陳元興 起逆入奇氣傑句跌宕有勢牛鐸句擲收

四句有韻言不如歸也

戲書秦少游壁 任注此詩當是少遊過南京有所盼主
翁待少游厚欲令從歸而其家難之也此篇因有秦氏烏
事遂皆寄言衆禽以為戲丁令威似指少遊鸚鵡似指所
盼者秦氏庭鳥似指少遊之細君雅鳥之兄言喜其所生
之子已長成宋都南京宋父指南京主翁末句戲謂少遊
富貴雖有姬妾何傷以廣細君之意也

王允道送水仙花欣然會心為之作詠 起四句奇思奇

句山礬句奇句坐對句用杜收句空 適老

武昌松風閣 風鳴二句奇想後半直敘卻能掃入凡言

此山谷集也

自撰奇重之語收無遠意我來句刪野僧二句不洽刪
書磨崖碑後 稍有章法然亦順敘分三層事有二句太
漫後半大勝放翁十八學士明皇幸蜀二首乃知坡驪山
亦不佳也 惜翁云揮塵錄載崇寧三年魯直竄泊於零
陵曾志青坐鈞黨先徙是郡因率遊浯溪太史賦詩云文
士追隨者曾也

伯時彭蠡春收圖 起題畫中敘馬中原四句入議收有
意 駑驥用鄒陽傳

再次韻呈廖明略 三次韻皆勝无咎而此最佳 薑塢
先生云愛文好士之意見於眉睫

律詩

再次韻呈廖明略並寄无咎 一夫六句散漫

題落星寺 全樵杜腴妙乃非枯寂 起二句敘三四句
寫五六句換筆自注僧隆畫甚富收承五六有不盡之妙

筆勢往復展拓頓挫起落 薑塢先生云撐挺嘻噉山
谷獨得處

和答梅子明王揚休點密雲龍 惜翁云歐寧縣東五里
鳳凰山即龍焙山上有龍焙泉其麓北苑 薑塢先生云
曾字下疑是郝字建茶勝處曰郝原坑其間又分山根山
頂二品尤勝李氏時號為北苑置使領之 外家山谷舅
李公擇也 鷓鴣斑言其文也諸公句有情韻河伯二句

硬不上題子雲四句湊收二句意太小惜翁云詩太窒澁
尋其意味不明白

奉送周元翁鎖吉州司廳赴禮部試 惜翁云宋時凡仕

宦應進士舉皆曰鎖廳元翁濂溪子 無佳處

彫陂 無妙處

長句謝陳適用惠送吳南雄所贈紙 自狀句用韓千里

四句刪君侯句犯前平生二句刪 順敘只在句法上稍

逆

送曹子方福建路運判兼簡運使張仲謀 阿瞞二句刪

不獨用杜減品亦傷氣官焙二句擲奮髯二句擲

以右軍書數種贈邱十四 問誰句倒入隨人二句皆古
人自道其自得處山谷自道所以自成一家古人無不如
此無不快妙 亦是順敘收段稍佳出題外矣

李君貺借示其祖西臺學士草聖並書帖一編二軸 起

二句陪西臺句跌入新春二句起稜

題虔州東禪圓照師新作御書閣 起正敘實敘亦平平

無奇但造句能掃一切人語文思二句刪道人句禪語

薑塢先生云王昌齡詩手巾花疊淨香帔稻畦成稻畦帔

卽袈裟

戲詠子舟畫兩鸚鵡 無味收二句真假覺夢為一為二

此真甚有妙
理

觀劉永年團練畫角鷹 爪拳二句全從杜來瞻相二句
刪收又子瞻語

次韻无咎閻子常攜琴入村 似六一 二首皆薄

此姚然未當也

戲贈彥深 君不見以下終是粗硬寡味學杜之過

和謝公定征南謠 謀臣二句倒入以下夾敘夾議營平

句襯天道二句收足交州以下以古事影 此是大題句

格老重之至但中間用意無甚警悟不過說不應用兵開

釁而已前言本事用兵之費李太字以下層層言失計凡

五層 無佳處

次韻子瞻春菜 一起一收甚妙 收句見作詩之旨乃

有歸宿此不易之律

鼃具茨

具茨風流韻秀無可衣被後世處

古樂府 似指道君微行

夷門行贈秦夷仲 收四句神來氣來

東陽山人僻居 小題細景

送一上人還滁州瑯琊山 可與放翁王子作同看

鼃无咎

補之詞失之繁氣稍緩放翁多門面客氣乃知大家之不

易得

補之綏弱平凡乃開近人蔣士銓一切小才等派

遊棲巖寺呈提刑學士毅夫兄 無雲二句刪孔侯八句

刪

和縉雲寺關彥遠浮山作 此等詩何必入選 原本浮

玉山當作浮山見揚州輿地志

酬李唐臣贈山水短軸 起二句誤用

轡車引 惜抱先生云宋時宮掖不聞有所譏而无咎忽

詠武后事必有謂也 此刺劉哲宗劉皇后也傳云以不

謹聞然則此詩作於徽宗初年

秋夜古風 長吉浩歌放翁三神山及此皆同一意而不

及坡百步洪帶說之妙此可究作家大小之分

茗雪行和於潛令毛國華 薑塢先生云詩意未詳惜抱

先生云西陵白髮人謂歐公此二句用歐代贈田文初詩

意豈於潛亦以言被謫者耶

賈碩秀才得兩圭有邸 惜抱先生云氣亦不能舉其詞

徑山 學韓 不如坡勝次公

送龍圖范大德孺帥慶 起句自唐以來家尊先君之稱

後人以爲嫌矣

次韻蘇門下寄題雪浪石 學韓

陸放翁

惜抱先生曰放翁與會森舉辭氣踔厲使人讀之發揚矜奮興起痿痺矣然蒼黝蘊藉之風蓋微所謂無意爲文而意已獨至者尙有待歟

放翁多無謂而強爲之作使人尋之不見興趣天成之妙阮亭多取之過當

詩道性情只貴說本分語如右丞東川嘉州常侍何必深於義理動關忠孝然其言自足自有味說自己話也不似放翁山谷矜持虛憍也四大家絕無此病

惜抱先生云放翁王子九月夜讀歌詩稿有感云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不免從人乞力屏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

有慙色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球築場一
千步閱馬列廐三百匹華燈縱博月滿樓寶釵豔舞光照
席琵琶絃急冰霜飛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
屈宋在眼原歷歷天機雲錦爲我用剪裁妙處非刀尺世
閒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
散絕還堪惜爾謂此詩所述字字真實學者不悟此旨終
不爲作家矣

醉中歌 此摹坡谷春菜無甚妙處

上巳臨川道中 龜息句湊李杜韓蘇無之

題十八學士圖 高參二句筆勢李氏句不快 此詩氣

并不見換

未道

石首縣雨中繫舟戲作短歌 惜抱先生曰金源之欺趙氏甚於秦之欺楚其終滅於弱宋豈非天哉讀放翁此詩為之慨然

瞿塘行 浪花二句似杜

西郊尋梅 惜抱先生曰此蓋卽故蜀別苑詩所云昔年

曾賦西郊梅者也

驛舍見故屏風畫海棠有感 成章而無妙以前路未適

也

嘉州守宅舊無後圃因農事之隙為種花築亭觀甫成而

尙有奇氣

歸 無奇而見老筆

醉後草書歌詩戲作 起調熟詞粗婦女句好笑往時四

句好成章而無妙

神山歌 奇

山中得長句戲呈周輔並簡朱縣丞 此似六一

長歌行 厭卷

登灌口廟東大樓觀嶠江雪山 究竟客氣浮淺收四句

不佳

初到樂州 此佳作

謁諸葛丞相廟 公雖二句快語妙 此可

所以歷卷亦以豪邁縱橫也此雖稍淺然固放翁佳作

婦女句本韓石鼎詩此詩好在豪健不在往時四句

言言十二
三

眉州郡宴大醉中閒道馳出城宿石佛院 無謂之作

醉中長歌 起妙三四偷坡黃金可成二句而不及坡清

可憐六句刪收四習調

春感 起妙蛟龍句習氣語可憎收開俗派

對酒 神韻似六一

遊圓覺乾明祥符三院至暮 不逮韓之雄未妙收四句

凡語

夜宴卽席作 此詩意佳但興象未妙

出塞曲 不及半山

贈宋道人 下無謂

崇有此理

大雪歌 下 無謂 千年以下前後不稱當是另一首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樹至多有兩大樹天矯

若龍相傳謂之梅龍 氣未遒語未妙收二句妙

大風登城 無味太淺

此開流俗詩派

芳華樓賞梅 起妙放翁以下亂雜不佳萬人句非梅詩

應有料收畢竟不稱

遊諸葛武侯書臺 放翁但愛題目無詩而強作之故不

妙 下下 定軍二句凡情凡語松風句沒奈何出師句

更可笑

順風舟行甚疾戲書 有遠勢闊瀾稍粗耳

無可笑處

姚云此詩最似東坡

水作句實俗
調收亦俗
此醉中豪語
尙無大碍

舟中對月 超妙太白坡公合作 江空二句正寫留重
哦詩二句再議收二句三妙合空

漁翁 妙作

遊萬州岑公洞 小有作意似坡水作珠簾月作鉤仙句
醉中下瞿塘峽中流觀石壁飛泉 起四句浮滑回頭二
句浮不佳此粗詩欺人開今世一無所知而強解事者
岳陽樓 有崖岸窠臼望之易盡以太白梁園比之此如
蹇驢矣 此無興會亦可作得 起四句敘耳卻有致我
來以下照譜填詞之作世閒不解譜者多矣故以此為佳
自雪堂登四望亭因歷訪蘇公遺跡至安國院 起二句

蘇

敘三山二句死幾年二句支贅然刪之接下句不得此類
杜公無之此是才不足然又有事外之妙老仙二句歸宿
點題蜿蜒二句本可接風烟閒下向來二句本可接老仙
二句下易置乃見章法之妙名花二句事外遠致棧也收
二句又一事外妙 滿紙奇縱之氣快妙真似坡公布置
章法知斷今世無人知之明代諸家亦不知惟我知之
荆溪館夜坐 起二句先寫四句倒點憶下四句開局人
生二句接收習氣可憎 薑塢先生云自石首縣雨中繫
舟至此庚寅盡戊戌並入蜀至東歸詩然放翁七言歌行
佳處亦盡於此矣觀全集足知漁洋鑒裁之善

元遺山

惜抱先生云遺山才力微遜前人而才與情稱氣兼壯逸興會所詣殊覺蒼涼而醜至

赤壁圖 令人句抗墜不測兩事合併處接得神氣湊泊音響明徹得意二句再出一層可憐二句收束密而有弦外之音純是神來之候而後幅尤勝遺山他篇皆不逮此成句絡繹奔赴氣愈縱橫神來之候他人不能妄為

西園 按蒙古破金燕都焚宮室火一月不滅故有熒熒二語此詩乃興定庚辰八月中作 日下舊聞今西苑之太液池瓊華島為金明昌宮西園遺址乃別館所在

興定云云元旨注

西窗 惜抱先生曰小詩而情韻翩然

泛舟大明湖 起曲折蘭襟四句情韻翩然末段偷杜漢

陂韓曲江

南湖先生雪景乘驪圖 望見句逆入 此髣髴太白仍

是六一

附劉無黨

鰕魚 未甚明了 一笑句用坡收用半山不可

虞道園

惜抱先生曰歌行以才氣縱橫為奇六一道園皆短於才氣而兩公各具風韻使人愛不欲去六一多深湛之思道

園具閒逸之致

伯生情韻足與遺山相埒劉文靖亦足匹伯生

白翎雀歌 含毫邈然

題柯博士畫 似子瞻

為汪華玉題所藏長江萬鴉圖 薑塢先生云乍閱之似

少豪情勝慨然一再誦之卻見老筆不事馳騁 青春二

句亦見幽情郭熙以下漫記平生所見所謂漫錄云云

題漁村圖 有議論開闔段落則起接承轉自易如李杜

韓蘇大篇皆易學若此等無事可敘無波瀾可生說一句

其下句不知當作何接其機易窒其勢難振較大篇更難

此長江萬里
圖鴉字涉詩
中萬鴉圖而
誤

此卻宛轉關生銜接一片於無可轉身處偏轉出妙境而

真精鎔極渾成又極轉換展拓使不能轉換展拓便一

覽易盡如小沼寒潭了無靈境奇勢尙何足貴千年以來

大篇人猶易學易知此種竟無人能到如東川八月寒葦

燕公去年荆南遺山南朝詞臣盧仝當時我醉美人家伯

生此首暨題柯博士尤宜致思

題秦毓二夫人承召遊華清宮圖 較坡仙夜遊圖何啻

聖凡

吳淵穎

惜抱先生曰按道園詩近綏弱立夫似勝之然氣不遒轉

卷二十一

三

語多粗硬時有儻氣不及道園得詩人韻格阮亭極取之
謬矣往時海峯先生論詩言立夫七古在伯生上今乃知
此評不公而海峯沒矣無從證之深為慨息

又曰立夫雖有卷軸而苦於意為詞窒

惜抱先生曰無錫王邦采箋淵穎詩某嘗閱之於吳腹笥

十失三四

立夫儻俗乃開袁簡齋趙甌北錢籜石等派不可令流毒
後人固是才氣縱宕為主而不知古人用筆法用意不能
深詣一往便成此種粗才驚俗眼而已求其以古人深韻
不復可見觀李杜韓蘇便悟

大家用事若不知其用事者此其妙也立夫用事全見癡
痕然視不典而不足於用者為賢

用典取境皆有迹而未化可為初學備題之用

觀秦丞相鄒嶧山刻石墨本碑 起二句不接三句接無

力四句抄蘇掃除句抄蘇收兵句支離胡亥二句擲

題南平王鍾傳醉搏虎圖 摩挲二句俗處

題晉劉琨雞鳴舞劍圖 人生四句生硬儻氣

客夜聞琵琶彈白鴿鵲 俗調開趙甌北袁簡齋等派

韓吉父座上觀漢陽大別山禹柏圖 以較杜公老柏奚

啻天淵

此姚評

寄陳生 參乎以下儉俗開袁簡齋錢籜石趙甌北俗派
惜抱先生曰尋其意脈終不明了

昭華瑄歌 一吹二句俗調

觀唐昭陵六駿石像圖 用典式然所以劣卽在此 儉
派俗氣

東吳行 此言河患

送楊文仲歸餘姚 見古人作詩敘事用力處然氣不道

昭昧詹言卷十二終

昭昧詹言卷十三

桐城方東樹

附解招魂

風詩十五國獨無楚非孔子刪之也蓋國小人微僻陋在
夷先王鄙之不採其風故春秋之初荆人猶不得列於朝
聘會盟之末中世以後關國浸廣英賢之君六七作良臣
股肱輩興於是鸞熊之遺風德教復嗣而遂與中國抗衡
焉至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右尹子革能誦
祈招之詩而文學大顯蓋南方朱明之次天文所昭江漢
所流有非封域之區所能限也屈子以忠清之志發哀怨

此條殊少發

之思上覽黃虞下駮箕比蔚爲千古詞宗豈特楚國之良
實繫斯文之寄離騷二十五篇歷世作者奉爲方圓並驅
六經邈世獨立故嘗謂朱子之注楚詞其義理所存比於
孔子刪詩而無讓也立文隱志固已抉剔無遺惟招魂一
篇大旨猶味不揣淺陋閒嘗通之雖未知必然與否抑干
慮一得姑陳其說以俟來學之折衷云爾

吾讀屈子他篇未暇悉論竊以創意創格造言未有侷於
招魂者也乃數千年文義嘗聞曾未有確揭其本事者故
或以爲原所作以招懷王或以爲宋玉作以招師是皆泥
題目字面而滯會之也又或以爲施之生前或更執去恆

榘像設等語以爲確施於死後尤爲寢語不悟題旣曰招
魂則此等言句皆題內本分料語豈可以支害辭以辭害
意而不尋其全文作悖本義邪竊意招魂者古之復禮所
親死而冀其或反盡愛之道禱祠之心甚盛意也屈子以
楚之將亡也如人將死而魂已去身冀陳忠諫而望其復
存忠臣之情同於孝子故託招魂爲名而隱其實其稱名
命意乃以比體爲賦體猶荀子請成相也陳季立略悟其
悖而又以確爲招原而兼託諷則猶恫惚弗察也且以爲
宋玉招師則中間所陳荒淫之樂皆人主之禮體非人臣
所得有也況又可謂玉之有所譏於原乎益非事實矣若

以爲原之招懷王則前後一起一結辭意安傅安施而不可通矣吾以爲此確爲原所作故其起曰長離殃而愁苦結曰哀江南一意貫串文義隱闕而又極明豁長離殃者已永謫於江南也愁苦者非爲一己乃哀國事也其哀其愁苦何也哀其外多崇怪內有荒淫其死微如魂已去身而不知反歸也此原放於江南浮夏上沅時所作故望其復存而已在江南目極江楓千里抱此哀痛也旣諷其荒淫而復以荒淫招之何也曰此於言爲從順理體當然也王者之居匪同儉陋旣言其外之害則不得不陳其內之樂題面當如是也而極其奢靡則荒淫意亦在言外此文

何必如此

不曰楚人尙

左乎

迂曲難通不

必如此穿鑿

青驪以下皆
言獵事何云
一句

用意旣隱曲迷離全用比興體豈可以尋常正言直諫之義例之乎惟中敘荒淫而獨將禽荒一事入於亂辭作結世未有能分而析之合而悟之識其用法之奇用意之隱者也意原初放時適值王之獵夢卽事寄意兼著其時也其曰引軍右旋古者右爲正爲貴左爲邪爲賤故王制誅左道秦漢發戍卒取閩左原自言誘騁先趨欲抑其邪驚順若以通於蕩平正直之大道卽所謂來吾導夫先路也惟君王親發兮憚青兕以一句當獵事一大段雖古人筆力強文字不拘究似迫而不備詳思未解疑有闕文朱明承夜欲其就明去黯棄穢改度而不可再稍淹緩假使皋

蘭被徑則大道蕪沒不可復識矣又卽其所見江楓千里
目極傷心卽邱夏蕪兩東門之意而終以七字結之七字
作兩層魂兮歸來言望王改行率德哀江南三字言已所
在之地以致意也此指頃襄王非懷王也若眞作招魂則
起處數語及亂辭豈可通乎度賈傅太史公阮公杜韓必
皆知之無容辨說於其閒觀太史公曰其存君與國而欲
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豈非招魂之旨乎其餘人則皆
茫昧未昭雖朱子之解亦未深察而仍舊說竊未敢安也
惟以存國爲義故景差大招曰魂兮歸徠察幽隱存孤寡
治田宅阜人民禁苛暴流德澤當賞罰舉賢能退罷劣而

公自謂離

終之以尙三王此分明代原補出誘騁先導朱明承夜之
實事原曰朱明承夜差曰青春受謝可謂能繼原之志矣
考懷王十六年放原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秦約懷王
與會原諫不從遂阨於秦至頃襄立復放原九年不復至
二十一年秦拔郢度原死幾已十年大招不知作於何時
要爲在後故祖原之意無殊旨焉如愚所解並起處文
義亦明巫陽不能待筮而急於下招卽所謂時不可淹也
以爲稍緩則亡不可救矣且本非眞死則筮其在非要
義也故就文省之耳古人筆力強得翦裁處卽翦裁之又
九章哀郢爲國都在江北此云哀江南若以爲哀國則

詞為不備吾故知為自指已所在之地以致其意也 朱子曰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不暇深究其底蘊故於舊說多所糾正而於招魂則仍弗改固其慎於復古儻亦思而未得與且朱子既以為宋玉作則不當曰太史公讀而哀其志夫太史公以招魂與離騷天問哀郢同稱則非以為宋玉作矣余生平遵信朱子如天地父母之不敢倍而獨於此不能無異以為縱朱子偶此小差亦無傷朱子之大故遂著之以俟來哲

補遺

樂府古辭 漢饒歌戰城南 為我謂烏句妙接思子良

古人詩文皆有意謂焉為

臣以下刪

古辭 平陵東 兩走馬二句此音節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 此漢人七言借口敘事作者意在言外此亦三百篇遺旨東山采薇是也 起八句敘議寫三法為一長城何連連句縱至此報書往邊地句更縱生男慎莫舉四句停蓄頓挫切也收句竟止作者自己無言樂府辭歌曲晉白紵舞歌詩三首 二首此皆太白所本鮑照代白紵舞歌辭四首 一首起四句敘淒風句寫收二句但敘議在言外 章法備盡杜公所祖 用三法顛倒變化離合為之章法行之以浮切頓挫含蓄或說或不

刪節乃是一病蓋自望溪問之海筆尤甚

此等語習見
可憎

說此古人皆然而歐蘇以來七百年無人知之矣

二首起六句以敘為寫此等以極富為奇單舉村陋不知古人義法末一句議收章法奇絕

三首荆王流歎句樂盡哀來紅顏句已收凝華句另換意換筆頓挫收

四首起句比也奇情奇筆

擬行路難 子美品云俊逸須知此二字之義大約明遠有氣有力意格緊健無客語不止工於起結

一首 紅顏句悲思也頓挫章法願君句章法勢縱語簡收二句筆力變轉 章法古氣格雄渾雙盡 杜王郎

二首 起句興上刻二句奇麗外發二句頓挫汁稜上浮此切

三首 春燕二句所見空中橫接太白常用收二句比也逆中有力杜慈恩相如長門皆一一層次古人之深如此粗才豈知

四首 起句奇想奇筆收二句繞轉往復

五首 起句縱敘浮朝出句頓挫切收賦也浮切變轉

六首 豈憶句一句頓挫秦漢人及退之之文氣格高古

七首 起句無端奇

八首 比興起豈憶句一句轉同前杜鵑順逆

此謂近體

梅花落 起以敘為議一片即是章法有此一種

庾信烏夜啼 嬾漫令人厭

初唐李嶠汾陰行 起四句敘漢家四句再敘歡娛四句

寫足

宋之問寒食江洲滿塘驛 陪起便不直遙憐二句推拓

吳洲二句又轉出一意驛騎二句推開作收卻又往反曲

折 八句耳乃往復曲折波瀾變化可悟詩忌直之病

王翰飲馬長城窟行 先說漢之勝胡次說秦之非計所

謂殷鑒不遠也言婉託於古昔而本題兩層俱到與陳孔

璋作並駕

陶詩附考

沈約宋書淵明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
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
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永初以來惟書甲子而已蕭統作
靖節傳亦云曾祖侃晉大司馬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
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云云自是以來
如唐修晉書李延壽南史五臣注文選及宋秦少游黃魯
直輩相沿皆如此說於是不但淵明之志事不明並其族
世亦紊殊可歎異惟宋治平中虎邱僧思悅辨題甲子之
非近山陽閻氏詠始據贈長沙公詩序辨其世次非出於

侃而何吧瞻全紹衣錢曉徵諸家猶必曲爲傳會之今反覆研考就淵明詩文集情事本末逐條辨之於左而斷以淵明決非出於桓公侃而晉宋二書及昭明南史等誤皆有不得曲爲救解者也

閻氏詠云自昭明誤讀陶命子詩以祖與考係於陶侃之下謂侃爲淵明曾祖其實不然又贈長沙公序於余爲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大字當爲右字卽漢高祖功臣陶舍也

樹按閻氏此說卓絕千古但於余爲族絕句終不辭改大爲右亦不必竊嘗詳思之魏晉之世重譜牒之學相

尙以郡望多虛誣非實疑此大司馬或是陶譜稱始祖舍相沿爲望之稱淵明亦因而稱之而此所贈之長沙公於世次適爲祖行據實命言本無深曲隱義後人耳目所習祇知有一陶侃贈大司馬因堅傳著之以致百端脫互齟齬不合皆由休文昭明誤之也

姚薑塢先生云按晉書陶侃傳侃有子十七人見於史者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洪早卒瞻爲蘇峻所害以夏爲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而夏斌稱各擁兵相圖夏殺斌庾亮表請黜夏而夏已病卒詔復以瞻息綽之襲侃爵卒子延壽嗣宋受禪延壽降爲武昌侯淵明之祖茂當是名不具

於舊史者也然淵明爲侃之曾孫則夏瞻者乃其從祖也
夏早卒瞻未襲其襲侃爵者乃綽之也則係淵明之再從
父非族祖也按再從父於禮爲小功乃云昭穆既遠已同
路人可乎

樹按此亦小誤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宏卒子綽之襲淵
明若爲侃曾孫則於綽之爲再從兄弟非從父也惟淵
明不出於侃故於綽之有族祖之序事義至明

宋張演云年譜以此詩爲宋元嘉乙丑作則延壽已降爲
武昌侯非長沙公矣詩云在長忘同先生世次爲長視延
壽爲諸父行而長沙公爲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居

故序稱於余爲族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

樹按張演據吳仁傑年譜繫作詩之年爲乙丑殊爲不
確其謂淵明爲此長沙公諸父尤於文理不順何義門
之說蓋本於此夫淵明惟不出於桓公而此所贈或綽
之或延壽未改封要必於譜次實爲祖行故以此稱之
詩云在長忘同謂此族祖忘其在長而同與已游也若
謂陶公於同會祖之人而自黜其長不敢序禮服而稱
族雖勢利小人之尤所不肯出而謂淵明顧爾乎

何氏焯曰陶贈長沙公詩序於余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族
祖二字衍雖同出大司馬而已在五服之外服盡矣長沙

謂淵明族祖也

樹接衍族祖二字武斷於余爲同出大司馬不辭上不起始祖下不及遷籍之祖又不斷自高祖而獨震耀一六世祖大司馬著其同出何其胸襟之鄙陋也且淵明若於長沙爲族祖則當曰余於長沙公爲族祖不當曰長沙公於余也且旣曰族祖字衍不當又出族祖二字若淵明於此長沙爲族祖則非侃之孫卽侃之子於此長沙公正在五服之內不得爲五服之外服盡也一言三失無一可通義門於時亦號精識孰謂其疏昧若是乎吾疑輯讀書記者無識妄有所屢竄必非義門語也

何氏又曰閻百詩云

樹按此閻詠非百詩也

自昭明誤讀陶命子詩

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及作淵明傳遂謂侃乃淵明會祖其實不然又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余爲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大字當作右卽漢高功臣陶舍也云云按顏延之誄云韜此洪族蔑彼名級可證此序中大司馬斷指土行非漢初開封侯陶舍以右司馬從漢高者訛右爲大也延之與淵明同時安得謂昭明傳文誤讀陶命子及此二詩邪

樹按此必非何氏說其所駁閻氏語殊奢闊不中未足以折閻氏且延之語本不誤此自疏昧不察耳辨見後

錢氏解洪族條下

錢氏大昕曰靖節爲陶桓公曾孫載於晉宋二書及南史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世山陽閻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重詠既名父之子說又新奇可喜恐後來通人惑於其說故不可不辨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子首述受姓之始次述遠祖愨侯丞相然後頌揚長沙勳德卽以己之祖考承之此土行爲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

樹按此何足爲實證命子詩歷序受姓及遠祖皆舉其名德之盛者桓公爲族祖世近名赫自不得遺故并列

之而何可定其必爲曾大父也淵自述世系必不誤既稱此所贈長沙公爲族祖而侃又實爲此人之高曾猶得曰侃爲淵明曾大父邪

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武帝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昭明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於昭明誤讀命子詩則是宋書亦未寓目其謬一也

樹按六朝最重門第故多僞造譜牒誣而失實殆無一族不然據顧亭林之言沈約自序其世繆妄可笑何況序述他族陶譜僞撰大司馬以爲望淵明因而稱之非

指侃也休文思雜風塵心撓成毀覈求見事有慙證辨
既弗克詳檢此詩序又未及詳察此長沙公於侃爲何
人又未及詳繹淵明若謂此人爲族祖則當下於侃幾
世約略傳會以爲會祖而不覺其疏漏之甚也然則雖
見吏部譜牒奚益也至昭明作傳或承陶譜及十八家
晉史何必定本宋書閻氏偶舉一端何必不見宋書錢
氏發論以正得失無相成之美懷左袒之偏何足信與
昭明傳云自以會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此亦出宋
書而閻又以訾昭明曾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三歲卽
使傳有舛誤亦當先訾休文况傳本不誤乎其謬二也

此殊誤會錢
惟錢謂昭明
年既少於休
文自當先引
沈傳耳非以
十三歲少之
也

樹按此條無謂之至沈蕭兩傳其說皆同舉蕭遺沈偶
然之事何爭後先張楊園先生論此條但舉昭明不及
沈約亦同但當論其所說之是否若此引書小失無關
大義何足列爲專條矧二傳所言淵明恥仕後代之義
全非其實何得云傳本不誤乎大約知人論世精識篤
論非考證家麤人執著單文所能與矣且昭明卒於中
大通三年其作淵明傳不知在何年何得以十三歲爲
斷矧昭明生五歲已能誦五經豈得以十三歲而少之
且使士行與淵明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詩中何
用述其勳德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爲靖節高士豈宜

有此其謬三也

樹按使淵明與士行果非疏遠則孟嘉傳可得斥稱名姓而其父與母之世次可得紊亂而不合乎命子詩述先世勲德而兼及近代近族一俊人於理於義必不可遺何謂攀援貴族此殆全不通事義理實也已

閻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矣夫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閻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遁而窮遂謂大當作右謂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既位為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可以誣靖節乎

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為後儒之陋況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理其謬四也

樹按辨此事惟有大司馬一條最為難破余反覆思之決為魏晉之譜牒誣妄所致如吾方氏向來謂出黟侯與紘其實紘不見於史儲未封侯司馬紹統郡國志於

黟縣下不言嘗為侯國陶氏之大司馬亦若此而已淳安方氏譜序云儲封侯見謝承後漢書按七家漢書今皆不存而承在司馬彪之前彪書不應有乖互脫誤也

惟是長沙公於靖節屬小功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似有罅隙可指今以晉書考之士行雖以功名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為路人固其宜矣昭穆猶

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詩有念茲厥初語其云昭穆既遠者隱痛家難而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爲同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六百年人易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樹按卽如錢氏所解亦只當云情誼既疏不得曰昭穆遠也錢氏詆閻氏不當擅改古書以成曲說而已顧可改既遠爲未遠乎又曰昭穆猶言兩世不知此語何出且可曰兩世既遠乎直文義不通矣且淵明謂此長沙公爲族祖此長沙公之爲綽之延壽不可定要之於侃實爲曾元行淵明又下此人二世已七世矣而云兩世何謂也兩世何字除根數連根數皆於此所贈之人世

次不遠何云既遠也淵明惟於此人同出愍侯故有念茲厥初人易世疏之言至其中間之祖分於何世遠近惟其所值何必定以六百年計數也茲必以人易世疏屬之兩世而謂此必非指遠不知何以蔽昧若此且淵明果出於侃悼心家難則平昔吟詠必常常及之以寄隱痛何爲澹焉忘情而此詩方頌美如新乃僅於此昭穆一語寓感亦太隱矣況此詩語意全不似悼難者直爲影響臆脫耳

又曰顏延之作誄云韜此洪族藉非宰輔之胄安得洪族之稱此亦一證

樹按此更奢闊不中觀命子詩稱陶唐虞賓御龍豕章
司徒愨侯丞相累世名德豈不足當洪族之稱而必屬
之士行一人邪所見偏陋與偽何氏說同失夫閻氏所
辨尤在孟嘉傳之斥稱陶侃錢氏亦知其堅而難破也
遂遺此條遁而不辨亦見其窮而肺肝如見矣

錢氏又跋義門讀書記曰何義門援引史傳拮據古人有
絕可笑者宋書陶潛傳曰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
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休文生於
元嘉中見聞必不誤義門乃援陶詩書甲子者八事譏其
紀事之失實夫本傳固云文章不云所著詩也詩亦文章

之一而其體則殊文章當題年月詩不必題年月夫人而
知之矣隋志載淵明集九卷今文之存者不過數首考之
桃花源詩序書太元中祭程氏妹稱義熙三年此書晉氏
年號之證也自祭文則但稱丁卯此永初以後書甲子之
證也與休文所說若合符節休文於淵明之文固徧觀而
盡識之義門未嘗盡見淵明所著文何由知其失實以是
訾警休文恐兩公有知當胡盧於地下矣

又曰余作是辨在戊戌五月後讀七修類稿乃知義門亦
有所本今附其說於左云五臣注文選以淵明詩在晉所
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恥事二姓故以異之

後世因仍其說宋治平中虎邱僧思悅編陶詩辨其不然
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終丙辰凡十七年詩一
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始禪宋計二十
年豈有晉末禪宋之前二十年輒有恥事二姓而預題甲
子以自異者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偶紀
一時事耳余謂五臣誤讀宋書欲以詩證史思悅辨之當
矣後人乃以攻休文不知本傳其言文章未嘗及詩休文
初無誤也

樹按淵明之不仕其本量高致原非爲禪代之故其詩
文或書年號或書甲子本無定例隱義沈約妄倡臆論
昭明亦同後來如五臣之倫皆祖是說千餘年來牢不
可破思悅闢之義門證之其義甚卓錢氏堅意附和休
文而又無以解思悅之辨乃遁爲文章當題年月詩不
必書年月以傳會休文所著文章之語則試詰以文章
當書年月詩不必書年月此例出於何家而云夫人知
之真臆語也而祭弟致遠但書辛亥歸去來辭但書乙
巳皆文也皆在晉義熙之世皆不書晉年此又何說也
休文同人作賊背叛忘義之徒其視不仕異代固爲無
上高節故以此美淵明自謂得之豈知向上更有至道
如淵明胸抱非約所及窺矣錢氏本無精知鉛槧鑽研

徒榮古虐今舞文欺世之不學者而已且詆義門不當
僅據八事以糾休文夫義門據詩猶有八事錢氏所據
僅一自祭文而又與在晉氏之文同例此何足以樹堅
壘定鐵案乎且陶集八卷據北齊陽休之以爲亦昭明
所撰而少一本今原本具在至其所少一本爲五孝傳
四八目四八目卽聖賢羣輔錄而五孝傳文義庸淺羣
輔錄引書牴牾四庫提要云已經睿鑒指示灼見其贗
且其文已爲陽休之十卷本所錄流傳至今并非不見
錢氏謂休文於淵明之文徧觀盡識故獨得陶公隱義
著爲斯例後世不見淵明全文故不知沈約傳稱所著

文章之語吾不知淵明書晉年號書宋甲子之例卽在
此所亡五孝傳羣輔錄之一卷中邪若此則無所爲詩
文書法之例且何氏未必不見見而與休文之言不應
不得謂休文之語非失實休文當媿惡於地下不得胡
盧也錢氏區別詩文書法已爲無稽又遁爲陶集亡後
人不克全見以爲休文之救穿鑿傳會分明如見真所
謂心勞日拙也則其所撰廿一史考異未暇細校恐皆
舞文若是也已

又按今何氏讀書記不載八事而錢氏題曰跋讀書記
何也考閻百詩生前崇禎九年卒康熙四十三年甲申

肥瞻生順治十八年卒康熙六十一年何自記丙戌春
爲故友閻百詩校困學紀聞丙戌閻死後之三年也是
時潛邱劄記書未有逮乾隆九年十年之間閻學林等
次第刻書而劄記出搜羅散佚香輯失當諸多乖違非
百詩父子所親寫定至蔣維鈞何堂等輯刊讀書記在
乾隆三十四年劄記附閻詠語非義門所及見二家之
書皆出不學者之所爲其有所屢亂失真必非本然之
舊且其所駁又甚淺陋疏謬不似義門語吾疑蔣維鈞
等無識不安義門之言故剝去八事復妄爲駁語以易
之又以閻詠爲不足駁故著之百詩以爲重耳不然何

其牴牾如是邪錢氏所辨乃真爲義門語而今不可考
矣吾方以辨何錢者爲辨沈蕭之質故詳具其說以俟
世之君子亦直而勿有之義云爾至錢氏所辨乖謬百
端吾嘗論考證家之病多是不通文理此直由讀淵明
詩文而昧其文義耳今反覆推考事蹟及本詩文義就
閻氏之說一斷之曰此所贈長沙公爲桓公胄裔不待
言至淵明一房實屬分支斷不出於侃有炳然者矣何
則此所贈長沙公若是綽之則與淵明同爲桓公會孫
是昆弟也不但不得稱祖並不得稱族遠辭也此據宋
書晉書本傳及本詩序輩行之稱而知其非也一也

本詩序曰昭穆既遠已為路人若共曾祖不得云遠二也

詩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明言同出愍侯而後分支世疏非對共曾祖之人之辭三也

次章曰於穆令族永構斯堂我曰欽哉實為宗光此對所贈之人而稱桓公以美之謙已叨榮之辭若同曾祖豈得云爾四也

命子詩首章溯受姓之始於陶唐以逮司徒次章及愍侯舍三章及丞相青四章五章言長沙公政以始祖遠祖族祖並稱至六章曰肅肅我祖始言已一本之親武

昌太守茂也若淵明出於桓公則當稱桓公為我祖以明一本茂源如謝康樂之述祖豈有舍大勳重望之曾祖不稱我祖而截然斷自其祖始更端稱我祖者乎五也

自丞相青後陶氏稍替直至晉代功名懿鑠未有顯赫如桓公者故當列敘而何必決為其本支曾祖而後始可稱之六也

史稱侃十七子其九人附史傳有名其八人不顯淵明之生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卒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年六十三歲自興寧三年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宋受

禪公已五十六歲則其抗節僅在垂老八年之中亦不為難矣十二也

若據本傳自宋高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此又不然公以安帝隆安四年庚子年三十六歲為何人鎮軍參軍又六年乙巳為建威參軍是為義熙元年是秋為彭澤令其冬解歸時年四十一自是終身不復出是歲劉裕始以下邳太守拜都督鎮京口而謂王業已漸著而不可待乎十三也

秦少游稱禪宋後而後投劾益為無稽不知彭澤歸來以後元熙遇弒以前此十六年公仕於何地為何官也

十四也

宋牟獻之嘗論世喜稱淵明入宋書甲子無年號黃豫章亦云然今陶集詩本無年號者惟祭妹文稱義熙此晉年也淵明恥仕後代大節較然此無須深論云云樹按此陵陽託以自廣若為之彌縫本傳之失其實誤記義熙為宋年世所以譏理學多疏陋也姚姬傳先生書錄謂陵陽集有用至元年號者意本此而不斥其誤記宋年言有從略以為人皆知而不待言也十五也

張楊園先生曰蕭統陶淵明傳無一語得淵明之實所載五柳先生傳雖其自作亦非淵明本來如此蓋必其

晚年文字隱居以後所著也性嗜酒三字全非酒乃淵明有託而然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亦非其本指然則劉裕未篡以前何卽不仕乎淵明學識晉宋閒人無能及之者讀其詩自知之十六也

閻氏之言曰陶公品自高不必以書甲子爲佳話陶公自有祖不必扳桓公以爲榮樹謂此論甚卓陶公不仕之高自得於其性之本量亦不必定以不仕異代爲節觀始作鎮軍參軍詩可見朱子亦嘗謂陶公是真不愛官爵者由朱子之言則公之不仕非因易代之故可知十七也

公雜詩十二首曰日淪西河篇末曰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玩其語意感慨深至則公固非石隱之流而自有其志矣但其志不可得聞如後人妄測不仕異姓欲爲荆軻子房者皆瞽說也是詩之作不知在劉裕已篡未篡之時要之劉裕未篡而公早已不仕及裕篡未久而公已歿則復仇之義不仕異姓之節皆非事實公生爲晉人固當爲忠於晉然公之心亦豈以司馬氏之篡爲得天人之正而必當萬世長享天下子孫不替也乎果爾則公亦爲不知天命不知道義者矣世人眼孔小僅有此一副見識而不知向上聖人更有大道也故公

於陶公詩全無理會何以知人論世哉
如此說便無轉路

之心與阮公微有不同而見道之大似勝阮公然則此
所云有志不獲聘者豈小儒所及知哉假使晉不亡而
公遂仕焉亦豈得聘其志哉推公之志恐便如桓公侃
功名事業未必滿意以吾測公志殆亦欲禮樂得新彌
縫使醇非補偏救敝一手一足之烈也公自言之矣十
八也

後見姜西溟敦好齋記亦說此意較
余更透當詳錄之與吾說相輔可也

朱子嘗稱陶公無忝乃祖愚按朱子言必是指武昌太
守茂言其德行相似也觀公詩一則曰直方再則曰惠
和其稱仁考曰澹焉虛止曰寘茲愠喜其德行皆與淵
明相似故曰無忝朱子但曰祖不及其考古人有挾句

連引有詞單而意兼者不以詞害義也若桓公非純臣
又其功名仕蹟皆與淵明不類何必不忝之有十九也
公以安帝隆安五年為鎮軍參軍不知何人向來皆以
為即宋公按史安帝隆安四年庚子桓玄都督荆江八
州軍事五年辛丑劉裕猶為劉毅參軍八月為下邳太
守元興二年加彭城內史三年甲辰從徐兗刺史桓修
來朝與何無忌劉毅謀起兵劉毅猶稱之曰劉下邳是
年五月誅桓玄帝反正於江陵明年乙巳改義熙元年
始除拜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三年丁未始為
揚州錄尚書事五年己酉北伐南燕六年庚戌還至建

康始爲太尉十二年丙辰加都督十二州諸軍事十二月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十三年丁巳北伐滅秦取關中還十四年戊午相國受宋公九錫之命恭帝元熙二年庚申禪晉受命按之本紀大約皆同而陶公詩庚子始作鎮軍參軍未言何人臧榮緒晉書以爲劉裕辛丑假歸七月赴假還江陵義熙元年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谿皆不言爲誰是秋爲彭澤令冬還舊居自是不出皆見公敘公自敘詩必不誤但不知鎮軍建威爲何人要之必非劉裕藏書不可信恐後人僞屬也彭澤之仕公自云家叔所用亦不知何人古今事隔

史文多缺不能一一據以爲考要之沈蕭兩傳所言事蹟皆不明不必附和穿鑿而公之面目自可詳於萬世也二十也

公以義熙元年乙巳秋爲彭澤令冬卽引歸凡八十日此八十日內秋冬相際必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非播藝之時可知而南史敘公令吏種公田秫稻情事不合且上文云公不以家累自隨故送一力給子乃未隔一行卻云妻子與公爭種稷史文滲漏牴牾如此況可求證其志事乎與子書云年過五十此自是五十六歲入宋後所作遺命耳觀不同生及同父之言則公是有妾

又云室無萊婦則是時夫人已死其大略如此

宋吳仁傑作年譜陶茂齡作家譜蜀人張演作陶詩辨證皆與沈蕭兩傳同為牴牾難合今皆無取

姚石甫云爾雅釋親父之從祖昆弟為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儀禮喪服總麻三月者族會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鄭注族會祖父者會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據此言之五服內正當稱族族祖父為高祖之孫鄭注甚明先儒說尙書上至高祖下至元孫是為九族不但禮經宋儒諸孫禮書如此今律服制皆同淵明序長沙公為族祖其同高祖毫無疑義

樹按此言族為九族至明確誠足以折余與謝山之陋但不知高祖以上凡同始祖者當何稱豈不復可稱族乎竊以陶公此所稱族乃推而遠之之辭非引而近之之辭玩下文昭穆既遠禮服遂悠既字遂字甚明故余決以淵明非出於侃而於此所贈長沙公非儀禮九族之從祖也晉宋二書以淵明為侃曾孫則於此所贈長沙公為昆弟固不得稱祖卽如石甫言淵明出於瞻此長沙公又確是綽之而為淵明祖行則淵明於瞻恰五世合於儀禮總麻三月之服而謂之昭穆遠禮服悠可通乎昭穆之云卽對此所贈詩之人言之非繫侃之辭

而此人於昭穆非遠也此卽以石甫所引禮經鄭注斷之益知淵明不出於侃也據禮經而稱共曾祖之人曰族古人未見似今世考證家賣弄學問之所爲淵明大雅磊落必無此

石甫又云大司馬者位高權重在三公首非常官也其餘

罷繫國治亂史必特書決無漏載始設自漢孝武後元二

年以霍光爲大司馬樹按始元狩四年衛青霍去病此偶遺之前書百官表自

霍光以下張安世霍禹韓增許延壽史高王接許嘉王鳳

王音王商王根王莽師丹傅喜丁明韋賞董賢復終王莽

凡十八人樹按共年月相接後漢無表帝紀自更始元年

光武爲大司馬建武元年以吳漢爲之漢卒劉隆以驃騎

將軍行大司馬事難其人也二十九年改大司馬爲太尉

自是無大司馬至靈帝中平六年董卓廢立以劉虞爲大

司馬獻帝建安六年以張楊爲大司馬十三年罷三公官

置丞相御史大夫明載帝紀如此五人而已三國魏文帝

黃初二年曹仁明帝太和二年曹休四年曹真青龍元年

公孫淵凡四人蜀惟蔣琬一人吳志孫權時呂範朱然全

琮孫亮時呂岱滕嗣孫皓時丁奉陸抗凡七人晉世武帝

咸熙二年石苞七年義陽王望咸寧二年陳騫太康三年

齊王攸十年汝南王亮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懷帝永嘉

五年王浚六年南陽王保成帝咸和元年王導哀帝興寧元年桓溫安帝元興六年瑯琊王德文終晉世爲大司馬十一人陶侃生時官止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將進大司馬策命未加而歿乃追贈之漢晉以來爲大司馬者具此曷嘗有陶氏爲大司馬其人者乎

樹按此所考誠不虛矣然樹本意謂魏晉重譜牒之學相尙以郡望多虛誣不可信如吾方氏之稱黟侯者則此大司馬疑亦陶譜妄稱其始祖舍相沿爲望之稱而淵明因之非謂陶氏果別有爲大司馬者但余此說實

亦縣空擣虛不足以樹堅壘惟反覆此詩題敘事文理義而思之夫曰長沙公卽侃爵矣夫豈有爲人子孫現襲其本爵而猶必待表而出曰系出此人而復別書贈官以繫之邪於文義爲復贅不通若以淵明自言同出則據禮經言稱族爲從祖在五服內則稱族正用禮總麻三月文其親已明矣而又何待表而言之曰同出也且旣稱長沙公則不當別以贈官繫世稱大司馬者明是更端異辭嘉興沈叔挺頤綵堂集書永樂陶氏世譜據其譜稱會稽之陶系出漢初開明愍侯舍舍子丞相夷侯青青孫敦安帝朝大司徒敦孫珂漢末避亂江東

珂子丹吳揚武將軍柴桑侯丹子侃晉太尉長沙郡桓
公侃子武昌太守茂茂子彭城太守姿姿子靖節徵士
在晉名淵明在宋曰潛云云按此等私譜名爵世次虛
實向來不可信不足與辨要之陶氏譜必首愨侯此亦
一證也譜既稱長沙郡桓公故不復稱贈官大司馬此
又一證也然則淵明何以不云同出愨侯而稱大司馬
也曰大司馬置於武帝元狩四年以冠將軍之號乃加
官無印綬屬官非如成帝元綬所置官尊位重有職事
若秦及漢初本無此官其軍中左右司馬主武故以為
諸武官號及魏晉之世此官重為私譜者不諳官制榮

近明乃爾憤
世邪

近昧遠混石為大夸為族望相與稱之淵明亦姑因之
云爾蓋魏晉以後為譜者率斷始秦漢以為之望其虛
誣無實百家同趣非止一姓為然若必以此大司馬屬
之侃則於稱此長沙公為同出事文言意及內外親表
輩行一切皆齟齬不合余故決不敢信之也一言以蔽
之曰若實在五服內之從祖必不如此序曰為族曰同
出曰昭穆既遠曰世疏服悠言之重焉詞之複焉何為
也哉若如錢大昕氏與石甫言為有感於家庭多故何
以詩中一言不見而方誇為宗光誇為令族邪諸公直
是不耐心平情詳讀文義而藉藉彊詞爭客氣耳

石甫又曰然則昭穆既遠已同路人何也曰此淵明有感
之言也桓公子十七人惟襲封者居長沙餘或歸鄱陽祖
籍或居潯陽遷籍或隨仕宦所在皆不可知矣淵明居潯
陽柴桑正侃故里而長沙公襲爵居長沙雖一本而異籍
侃歿三十一年而淵明生此詩作於何時不可知大約非
少壯上下七八十年亂離多故彼此不通音問情事之常
豈非已同路人乎同之云者正言其不當同故慨乎言之
也至於昭穆之世則此長沙公為先生族祖等身而上是
已三代上溯高祖已為五代謂之既遠不亦可乎

樹按閩江郡尋陽人淵明潯陽郡柴桑人其址實不同

樹按閩云侃廬

樹按石甫前言族字則引而近之謂淵明與長沙公同
高祖毫無疑義今言昭穆則又謂五代可以為遠便文
任意不矛盾乎即如所說七八十年亂離相隔亦只可
云情意蹤跡疏闊不得曰昭穆既遠禮服遂悠也有感
之說同於錢大昕氏無如尋味本詩與敘中語意全不
見何也且長沙鄱陽潯陽同在南國荆揚接壤亦尚非
絕遠當時事蹟亦未見本族近支遂至七八十年絕不
一通音問也況詩固曰行李時通曰音問其先則固以
音問可通也

又曰然則長沙公何人也曰是不可定也然按侃傳庾亮

黜夏以瞻息宏襲爵當在咸寧元年後亮督荆江七州距
侃卒纔數年宏仕光祿勳卒計時不過三十餘年淵明始
生宏卒而綽之襲綽之卒而延壽襲此所贈長沙公以爲
宏則年不相及若是延壽爲淵明族祖則宏爲淵明高祖
似綽之爲近是以綽之爲族祖則高祖瞻也意瞻未必止
宏一子宏襲爵其支派當居長沙無緣居潯陽其昆弟不
得立者未必借居長沙或仍還潯陽故里數傳至淵明上
溯桓公已七世以此推之不惟於昭穆既遠之言合並同
出大司馬之言亦合若晉宋二書以侃爲淵明曾祖則當
是誤無事附和之矣

樹按此辨及前說甚堅但皆懸空臆度之詞不足以樹
堅壘晉宋二書誠不可信此云宏有弟還居潯陽數世
而生淵明果可信邪抑莫須有想當然也家譜以爲岱
既誤今石甫又撰出一宏弟可乎且此詩敘言昭穆既
遠乃對所贈長沙公言之非以繫於侃斷起七世計數
言之也如石甫言以淵明出於瞻瞻爲此所贈長沙公
之祖昭穆未遠明甚且淵明之母於瞻爲甥於宏兄弟
爲中表姊妹而可下配宏之孫乎惟其疏遠不同近支
故不得而嫌矣此詩不知作於何時宋張演據舊年譜
以爲在宋元嘉乙丑若是則此長沙公爲延壽矣然知

其非者以入宋而已降封不得復稱長沙公也年譜係於宋元嘉固不確然此詩之作固在晉元熙前未降封時矣石甫云似綽之爲近亦臆度不能定也然則此人爲綽之延壽且不能定又安能定其族世遠近之實乎作詩之時誠如石甫言上下七八十年不可知而淵明父母如此族祖之輩行不以年代久近遂差也惟其不出於桓公故婚媾可通稱謂各當也吾鄉世媾亦多有輩行錯亂者然必在五服之外古今禮俗要皆不殊耳又云命子詩溯自陶唐受姓次及愍侯舍次及丞相青更次及長沙終及武昌守茂與其考世次分明如此皆本支

也。故首章云悠悠我祖中如愍侯丞相長沙則以次及之何必人人系以祖稱邪末又云肅肅我祖則此乃祖與父之祖非遠祖矣。故近稱之曰我祖若長沙非其本支而別有陶姓爲大司馬者。是其所出。淵明何得舍之而取他人之祖以紊其宗乎。且必有祖字而後信爲本支則愍侯丞相亦無祖稱又作何解夫冒榮他族狄武襄所不出而謂淵明爲之乎

樹按此辨乃誣余也樹第謂淵明非出於侃不謂其不同出愍侯丞相也何謂淵明別取他人爲祖而冒榮以紊其宗乎桓公與淵明同出愍侯而其祖中間有分支

豈遂非宗而必近綴於侃然後定為同族乎凡陶姓皆
同出愍侯舍漢初之始祖也非冒他人之祖以紊其宗
也命子詩前稱悠悠我祖為遠祖也中敘列祖次及族
祖桓公又次至武昌守曰肅肅我祖此敘至本身之祖
而更端之詞也所以別於上章族祖政恐人嫌疑桓公
為本支也蓋文理義有必如是而後當於人心非謂以
此詩僅述桓公未稱祖而遂疑其非本支必人人稱祖
而後信其為本支也且此詩所述千年先德何必世為
一脈之豕嫡而必不可及疏房別祖苟及之則為紊且
冒如石甫云爾乎

又曰命子詩歷敘其先欲使繩其祖武耳豈有以他人之
祖與本支列祖雜陳之以命其子者哉

樹按此說尤不然淵明命子歷敘千年祖德何必定為
嫡支而後可陳疏房族祖則不可陳淵明於桓公不知
何時分支要為同宗出服故此詩稱桓公曰實為宗光
宗族中顯赫如桓公其人亦豈得遺而不道此人情至
當何謂雜陳至失命子之義也

又曰淵明命子詩及贈長沙公詩序義本章明乃以本傳
會祖二字之誤至使淵明不得為桓公後誣孰甚焉正所
謂不通文義者也閻氏之謬妄未可從之

此卷辨駁殊
無聊以毫無
憑證全出臆
測也

樹按淵明命子詩及贈長沙公詩序義本章明只以諸人眼孔小必欲以淵明屬之陶侃以爲榮遂使情文乖舛事義糾紛百端齟齬脫節誣亦甚矣正所謂不通文義者也賴一二潛心者爲之辨明而猶固迷不悟可怪也要之傳淵明者如前所辨事事皆失其真非止世系一端而世系及不仕異代書甲子三事尤居其大者不揣非分引申先民緒論欲爲淵明洗清面目輒此繁稱費辭務欲得其真耳非好折他人彊伸已見也復之石甫尙其許之乎道光庚子十月十八日續書

昭昧詹言卷十三終



